



東都事畧卷之五十四

列傳三十七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也其父承皓
宗時上平晉策補右侍禁後與契丹戰沒于
河朔竦以死事恩授丹陽簿上書乞應制舉
其畧曰邊障多故羽書旁午而先臣承皓殞
身行陳陛下鍊臣孤幼任之州縣唯陛下
下辨而明之陛下以枕石漱流為達則臣
世居市井陛下以金榜丹桂為材則臣未



叅科第 陛下以鳩杖鮪背為德則臣始踰
弱冠 陛下以荷戈控弦為勇則臣生不縣
歷若 陛下令臣待詔公車條問急政對揚
紫宸指陳時事猶可與漢唐諸儒萬轡並馳
而較其先後矣 真宗頗嘉之既中制舉擢
光祿寺丞通判邵州召入為直集賢院遷右
正言 真宗幸亳州為東京獨守雅官 仁
宗封慶國公宰相王旦荐竦才遂命教慶國
公書未脩箋同脩起居注是時參知政事丁

謂請醜金水河作后土祠三司使材特欲治
玉清昭應宮復道發運使至溥欲致海上巨
石為三神山于會靈觀池中君臣爭言符瑞
竦獨抗疏以為不可其事遂寢及大臣領玉
清昭應宮使以竦為判官竦由楚附會神怪
僥倖進取遂遷知制誥初竦與妻楊氏不睦
楊氏訟其過左遷知黃州徙鄧州又徙襄州
多飢發倉廩募富人出粟嘗全活數萬人徙
壽州歷安洪二州洪价信巫有疾輒屏去親

屬飲食衣樂悉聽于神死者甚衆竦索部中
得巫一千九百餘家毀其淫祀以聞 朝廷
詔江淮以南皆嚴禁祀天聖三年丁母憂是
時 章獻明肅皇后聽政宰相王欽若素與
竦厚善乃微微服至京師圖進取欽若主之
遂起復知制誥奉使契丹竦辭不行其表有
父沒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
拜礼宜枕塊思間夷樂之聲等語當時謂其
四六為精絕明年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又兼

龍圖閣學士遂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遷
參知政事與宰相呂夷簡不協改樞密副使
累遷尚書左丞 章獻崩罷為礼部尚書知
潁州徙青州又徙應天府後二年以戶部尚
書入為三司使元昊叛拜奉寧軍節度使知
永豐軍改鎮忠武知涇州明年為陝西經畧
安撫招討使判永興軍進宣徽南院使與陳
執中共事多不合徙鄧州 仁宗遣使問攻
討元昊之策竦言 太宗特厚繼遷擾邊命

李繼隆等五路出討卒無功而還 真宗時
唯戒邊吏嚴斥侯以備之令元昊畧有河外
之地貨易華夏其勢非特繼遷比也雖然其
欲借竊名號者不過要市 朝廷爾天下久
不見兵革一旦屢議深計臣未見其可也願
下令諸將虜即入寇毋得與戰彼既絕中原
賜予又喪其緣邊和市可坐待其斃也時議
者多不以為然于是徙判河中府慶曆二年
徙蔡州召拜樞密使諫官御史皆言諫奸邪

在陝西怯于用兵今用之則邊將之志墮矣
凡十八疏遂罷言者不已以吏部尚書知毫
州明年加資政殿大學士又明年復宣徽南
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又明年拜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又明年召以為
相制下而言者又言諫嘗與宰相陳執中不
協不可其事遂改樞密使封英國公未幾親
事官夜入禁中將為亂皇城司皆坐譴遂內
侍楊懷敏領入內都知如故言者又以諫結

懷敏而曲庇之是日京師無雲而震者五
仁宗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謂曰夏竦姦邪以
致天變如此宜草制出之遂罷知河南府皇
祐元年加侍中移鎮武寧改封鄭國公明年
以疾求歸卒于京師年六十七贈太師中書
令賜諡曰文正考功以竦行不應諡改曰文
莊竦少好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律曆之書無
所不通善為文章朝廷大典策屢以屬之
所至立保伍之法盜賊不發閭里帖然性素

貪多高取部中喜離間僚屬以釣致其事雖
待家人亦不以誠故時以奸邪目之子安期
官至龍圖閣直學士

范雍字伯純世居河東其曾祖仁恕從孟氏
入蜀為相祖龜從昶歸朝為左屯衛將軍父
德隆為供奉官葬河陽因家焉雍舉進士為
洛陽簿天禧中為京東河北轉運使時兩河
宿兵大賈轉粟而下獲利甚厚雍移他郡緡
錢市糴于德棧間運以餉邊頗減橫費徙京

西路入為三司戶部副使擢龍圖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留還又以為宣撫使除右諫議大夫推三司使加龍圖閣直學士天聖六年拜樞密副使上清昭應宮災章獻皇后有再葺之意雍言先朝竭天下之力而作之今火出非意豈非天之譴乎如又將葺之民不堪命矣章獻悟乃止章獻崩罷為戶部侍郎知陝州既至又改永興軍徙河陽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遷吏部侍郎元昊叛

拜鎮武軍節度使知延州一日元昊驅衆十萬至城下雍令石元孫出戰又召劉章來援通判計用章固執以衆寡不敵無輕舉雍不從二將既戰歿雍左遷戶部侍郎知安州復吏部侍郎知河中府拜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遷左丞加大學士雍在永興全城浚池言者以為驚擾詔止其役雍匿詔而趨成之明年葛懷敏敗于定州种歧之間皆恐惟永興人心帖然復知河南遷禮部尚書卒年六

十八贈太子太師謚曰忠獻初雍在延州辟
計用章為通判用章臨邛人也以進士起家
稍遷至秘書丞既從雍辟嘗請脩城壘脩器
械乞朝廷加兵選將以圖討賊若不以為
意恐朝廷之憂閔輔之禍非年歲可弭雍
不以為然及元昊以兵圍城二將陷陳都監
黃德知奔還雍召用章問以策用章曰用章
屢獻言矣明公不用今惟有一死以報國爾
然城中老幼無辜負公陷之至此若令同為

血肉是公上負天子下負百姓雍怒拂衣
而起至晚又召用章問計用章曰惟有死耳
尚何言會其夜雪大作賊遂退雍挾用章陷
百姓之言而誣以罪用章遂竄雷州其後范
仲淹經畧延州知用章以忠獲罪奏靈于朝
田况亦以為言起監隨州酒明年復故官用
章後知龔州終都官負外郎雍子宗傑至兵
部員外郎直史館孫子奇紹聖間為吏部侍
郎寶文閣待制子奇之子坦政和中為戶部

侍郎

程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野人也舉服勒詞學
科中選授泰寧軍節度推官召試除直集賢
院仁宗即位為三司戶部判官契丹使來
以琳為接伴使言皇太后當遣使通書北
朝琳以為礼不可通問拒止之使者屈時脩
真宗實錄而起居在闕命琳進脩書成遂脩
起居注知制誥天聖五年拜琳館伴契丹使
蕭蘊杜防蘊出生圖謂琳曰中國使至契丹

坐位高契丹使至中國坐位下請升之琳曰
此真宗皇帝所定不可改也防曰大國之
卿可乎琳曰南北兩朝有大小防不能對
仁宗令與宰相議或曰此特細事耳特許之
琳以講許其小心啓其大力爭之乃已拜右
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改樞密直學士知益
州上元張燈先戒火備曰有火即救之勿以
白已而果有火吏如琳教不以白而隨即救
止終燕人無知者有告振武軍變者監軍以

白琳曰軍中動息我自知之苟有謀不得告者可使告者來而告者卒不至蜀人歲為社以祀灌口神琳曰往時不誅李順故大亂乃捕為首者戮之或以琳殺人以為蜀人恐且亂矣仁宗遣使視之使者還言蜀無事召知開封府禁中大下府使治之琳曰此天災也不可以罪人仁宗為緩其獄卒無死者遷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為翰林侍讀學士後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時議

者患民稅多同吏得為奸欲除其名而合為一琳曰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拜參知政事時元昊叛猶遣使入朝議者欲誅其使琳曰古者兵交使在兵間不可其後使益驕議者又以為言琳曰始不誅以罪有在也今既驕誅之宜矣又何患耶議者又欲重賄唃廝囉使討元昊因以其地與之琳曰使唃廝囉有其地是去一元昊得一元

吳也曷若用間使二羌不相合豈不為中國
之利乎寶元二年鄭戩知開封府發琳使府
吏馮士元抑孀婦市第販買女奴責光祿卿
知潁州已而徙青州又徙大名府復尚書左
丞為資政殿學士時建北京內侍皇甫繼明
典營造宮室欲侈大其制琳以為方事脩邊
又困民以土木不可繼明數有論奏 仁宗
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琳遂罷繼明遷
工部尚書加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拜

武昌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明年拜宣徽院使
判延州元昊死諒詐立尚幼三大將分治其
國或請授三將節度使以分弱其勢琳曰幸
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于夷狄不如因而撫
之議者以為失機會皇祐元年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知大名府琳持重不抗前後守魏
十年魏人愛之改鎮武勝又徙鎮安卒于鎮
年六十九贈中書令謚曰文簡琳為人嚴深
長于政事平時議論不少下人至朋僚故舊

飲酒笑歌不復有勢位之問然性畜于財而
厚自奉當 章獻聽政時琳當獻武后臨朝
圖及章獻崩 仁宗在通英謂侍臣曰琳心
行不佳而琳竟大用云自稱曰以天下為度
者不以我之私而藏怨焉昔漢文既立脩代
來功而謂朱虛侯初謀立齊王故誅其功夫
名寬大長者莫如漢文也猶不忘朱虛之怨
况其他乎當 仁宗之初 章獻在御而琳
乃以武后臨朝圖為獻尊崇 母后以求容

悅及 仁宗親政非特無怨而竟用琳出入
將相幾二十年非 仁宗之盛德亦豈能容
之世稱 仁宗可比漢文此則過之矣

姜遵字從式淄州人也舉進士為蓬萊尉當
知廬陵縣召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遵
與知言州高惠連有隙惠連言遵前在廬陵
受賄請逮詔詰遵往對卒無狀猶降通判延
州入為侍御史青州大姓麻氏其富冠四方
契丹之寇澶淵也兵至臨淄麻氏率庄人干

餘據堡自保鄉里賴之全濟者甚衆虜退麻氏斂器械盡輸官田什二三以衛其家。既富饒宗族橫于齊麻士瑤有孫姪懦弱士瑤恐其分財幽餓而死遵發其事因索其家獲兵器及王小印乃奏麻氏大富縱橫臨淄齊人惧伏私蓄禁兵刻玉寶將圖不軌詔按實誅之麻氏遂稟而遵由是以擊搏知名知邢州徙滑州為京西轉運使復入為侍御史知雜事踰年為三司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

未興軍 章獻皇后嘗營建浮圖遵駁漢唐以來碑碣代磚甃躬督成之因獲進用天聖七年召拜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卒年六十八贈吏部侍郎遵為吏尚嚴故所蒞必震肅云爾

趙稹字來微宣州宣城人也舉進士為安定軍判官稍遷殿中侍御史開封府判官益州路轉運使稹至部事無大小悉心咨訪有平允之稱召為侍御史知雜事改塩鉄副使拜

集賢院學士知益州坐市錦寬縱落職知同
州徙鳳翔京兆復為集賢院學士加樞密真
學士知并州累遷刑部侍郎 章獻后臨朝
既久劉美有婢出入禁中積厚結之天聖八
年遂為樞密副使明道二年罷為尚書左丞
知河中府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六贈
太子太保謚曰僖質

東都事畧卷之五十四

東都事畧卷之五十五
列傳三十八

李諮字仲詢臨江軍新喻人也諮幼而父出
其母日夕泣涕求母還乃至絕葷茹鄉里稱
其孝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舒州遷直集
賢院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 仁宗即位知
開封府權三司使建言天下賦入有常而用
度日益滋甚願一切裁節之 詔核一歲經
費減冗長者什之三又以商人入粟邊郡美

茶與犀象為虛實三估坐耗官帑請以實錢
參紐初商人有利而咨照其奸蠹一旦革
之怨謗滋起而議者是非不一詔請郡遂除
樞密直學士知洪州坐變茶法奪職徙知杭
州復以舊職知承興軍衣冠子有特廕犯法
者悉杖之境内肅然徙知江寧府久之復為
三司使累官至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又二
年加戶部侍郎為知樞密院事是時權茶之
法浸壞乃詔詔興蔡齊更議之詔以前變

去優罪固辭不許于是復用詔所變法而官
無濫費詔性明達周知世務處劇若閒暇顧
樞府抑僥倖號為稱職三班使臣舊七年磨
勘李迪為相秦滅二年詔請自詔下經七年
磨勘後方用新制事雖切頗為衆怨卒于位
年五十五贈右僕射謚曰憲成
盛度字公量杭州餘杭人也舉進士稍遷至
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契丹犯邊數上疏論
邊事奉使陝西參質漢唐政地繪為西域圖

以獻焉開封府推官坐決獄失實請監洪州
稅起為三司鹽鈔判官遷知制誥嘗奏事便
殿真宗問其所上西域圖內出絹命工別
繪度因前已圖漢所置酒泉張掖武威燉煌
金城五郡北復究尋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
城西起臨海東至遼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
有守援襟帶相屬燁火相望其形勢備禦亦
至矣唐始置節度使後又以宰相兼領用非
其人有河山之險而不能固有兵甲之利而

不能禦豈不惜哉乃復繪其山川道路區聚
壁壘為河西隴右圖以獻為翰林學士史館
脩撰會寇準罷度以嘗交結周懷敏出知光
州丁謂用事復貶和州團練副使天聖初起
知均州徙虔州又知徐蘇揚三州加集賢院
學士初度嘗上言請復賢良方正科密詔撰
策題馳驛以聞又請建四科以取士且言經
術之士若典刑備舉則政教流行請設博通
墳典達于教化科試臣以事不直以言語

筆札求之審官期于適用請設才職兼茂才
于俸用計今戎警未除調邊勞戍必資良師
以集事功請設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獄市
之繁民命所繫者相按失實則枉情傷生請
設曉法律能按章覆利後亦取其材識兼茂
明于俸用科與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並
行復為翰林學士史館脩撰兼龍圖閣學士
明道中詔度與御史中丞王隨及三司詳定
在京并外三十一州軍禁解鹽地不聽商旅

入錢美鹽度言通商有五利遂施行之尋授
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景祐二
年拜參知政事時王曾呂夷簡入相度與宋
綬蔡齊並參知政事曾與齊善而夷簡與綬
善惟度不得志于二人至是曾夷簡求退一
日仁宗問度曰王曾呂夷簡力求退何也
度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得而知陛下
謂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仁宗
果以此問曾曾荐齊又問夷簡夷簡荐綬于

是四人者俱罷政而度獨留遷知樞密院事
即拜武寧軍節度使坐令開封府吏馮士元
彊取其隣所賃官舍為鄭戩所發罷為尚書
右丞知揚州徙蔡州加資政殿學士知應天
府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
保謚曰文肅度好學家居讀書未嘗釋手
真宗嘗命與李宗諤楊億王曾李維舒雅任
隨石中互同編過興文苑英華所著有愚谷
集中書制集銀臺集翰林制集天禧三年郊

思赦文許舍人給事中諫議大夫母封太郡
君而學士不與度時官兵部郎中因請封進
其母自是學士官未至諫議者皆得封度多
猜險僚吏皆畏其傾不敢長語言肌體豐大
艱于起拜有拜之者俯伏不能興或至詬罵
其禍戾如此

王駿字摠之趙州臨城人也七歲喪父哀毀
過人及長狀貌奇偉館于王化基之門宋湜
見而妻之以女宋氏親族或傷易之化基曰

後三十年駿富貴矣舉進士為婺州觀察推
官代還真宗見而異之特轉著作佐郎稍
遷至三司鹽鐵副使章獻臨朝龍圖閣待
制馬季良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俸京師
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季良挾章獻媵
家有司莫敢忤其意者駿曰與民競利非國
體也執不可遂罷之後以樞密直學士知益
州戍卒有夜楚營脇軍校為亂者駿潛遣兵
環其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于

是衆皆出命軍校指亂者得十餘人戮之及
明人皆不知也其為政有大體不為苛察蜀
人愛之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寶元
元年除參知政事明年遷工部侍郎知樞密
院事又明年以西師不利議刺鄉兵久而不
能決遂出知河南府始曹瑋在定武謂駿曰
公未十年必總樞柄當是時西邊有警公宜
善備之駿曰若如君言何以教我瑋曰頃趙
德明嘗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人息微杖殺

之德明子元昊方十餘歲諫曰以馬資鄰國
已失計矣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
乎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
必有異志異日德明死此子為邊患必矣計
其時正當公總樞柄之日公宜勉之駿殊未
以為然也至是元昊叛駿竟以處置失宜罷
去後在河南每對僚吏歎瑋之明識駿卒年
六十四贈戶部尚書諡曰忠穆

王博文字仲明曹州濟陰人也年十六善屬

文應舉開封府以回文請百篇投試卷塲屋
中謂之士回文召試舍人院除安豐簿遷殿
中侍御史詔博文按未能乾祐天書連逮
者衆博文為治首惡脇從者皆得減死論為
開封府判官丁母憂始博文幼喪父其母張
氏再適韓氏及博文在朝謂出于無絕移遂
請得以恩封之又謂古之為父後者不為出
母服以廢宗廟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于行
服乃請解官持服入為三司戶部判官累遷

龍圖閣待制權三司使與內侍羅崇勳鞠曹
訥獄于真定府博文知章獻怒曹利用及
洎誅議者或謂博文使致之知開封府進龍
圖閣直學士知蔡州徙鳳翔府又徙天水軍
改樞密直學士復知秦州訟邊軍改逃入蕃
部擒至者平之錦袍銀帶秦練間有自歸而
為蕃部所得不能免坐法皆斬博文遣習
事者持信紙密招之至則驗而貸其罪免死
者象景祐元年除龍圖閣學士再知開封府

久之知真定府遷給事中召為三司使拜同
知樞密院事凡三十六日而卒年六十六子
疇

疇字秉契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復舉進士
為太常博士翰林學士宋祁提舉諸司庫務
舉疇為之屬時有官守在职疇辭曰翰林先
進疇恐不得事之然恥以朝士大夫而為閣
人指使也遂不就賈昌朝舉疇編脩唐書慶
曆中仁宗獵近郊疇言十事以諫召試直

秘閣至和中為開封府推官又為判官者
李允良疑人毒死其叔父訴請發棺驗視疇
獨曰驗而無實是無故暴人尸此安知非允
良有姦既而窮治畢弘伏與叔家有怨為三
司度支判官脩起居注知制誥以右諫議大
夫為御史中丞遷給事中 英宗疾既稍愈
未出疇請以時御朝又請朝謁祠廟會大臣
亦請 英宗從之自是遂聽政遷翰林學士
居數月拜禮部侍郎樞密副使于是知制誥

錢公輔言疇資淺望輕在臺素餐不可以大
用 英宗既用疇而黜公輔疇在位十五
而卒年五十九贈兵部尚書謚曰忠簡
張觀字思正絳州人也中服勤詞科擢為第
一為將作監丞通判解州吏坐減以失舉責
監河中府祝頌之通判果州改祕書郎擢右
正言直史館三司度支判官同脩起居注改
右司諫知制誥出知杭州代遷知開封府觀
為人寬厚長者然于吏事非所長有犯夜者

觀乃問有人見否犯夜者曰固無人見也人傳以為笑景祐初為翰林學士以給事中權御史中丞觀舉文彥博為御史時以為得人寶元元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後二年罷知相州除資政殿學士徙澶州京東路舊正通安邑鹽而頻海禁私煮觀知鄆州請弛其禁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久之復為御史中丞以父居業年高請使邵進觀文殿學士知州遷尚書左丞觀性至孝初為秘書郎而父方

為幕職官觀以官田授其父朝廷從其請居業官至太府卿觀在許以憂去官哀毀過甚既練而卒年六十六贈吏部尚書謚曰文孝觀平生未嘗草書因自為辭曰保心如止水為行見真書仁宗嘗飛白清字賜之以示愛

鄭戩字夫休蘇州吳縣人也舉進士為奉禮郎僉書宣德軍節度判官召試為集賢校理直史館國脩起居注知誥訓詞深雅時謂常

楊不逮也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吏
馮士元素奉權貴戩發其奸利事流之于海
島于是參知政事程琳知樞密院盛度皆坐
黜康定元年權三司使拜右諫議大夫同知
樞密院事改副使是時陝西用兵戩請巡邊
以圖破老之策大臣忌之明年以資政殿學
士知杭州後西湖民賴其利徙鄆州又徙永
興軍未幾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巡邊至
鎮戎軍趨違花堡天寒與將佐置酒高會忽

而有擁兵近塞今暮塵起有報賊騎至戩曰
此必諸將按邊而還非賊騎也已而果然元
昊謂其下曰我已遣人使稱臣 朝廷以為
復用此公護諸將其歛畏如此及疆事出寧
還知未與軍張滄建議築水洛城以通秦渭
援兵戩因令滄與董士廉叔晦皆令戩罷四
路而宣撫使韓琦知渭州尹洙皆以為地在
邊疆誠恐城未就而寇至因令罷役滄等不
聽乃械送德順為之交諫力爭于 朝卒城

之進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時契丹與元昊
交兵仁宗遣使問戩對夷狄相攻中國
之利也乃益修邊堵以防戎人侵軼遷吏部
侍郎拜宣徽北院使奉國軍節度使卒年六
十三贈太尉謚曰文肅戩初以文章有聲鳴
屋間性強毅剛峻意所欲必行之衣冠子有
豪縱犯法者必法外黜配餘皆賜惠云

伍布字應之河南人也後唐宰相閻四世孫
舉進士為安肅軍判官因上言河北利害且

謂虜必大入請飭邊備未幾果有澶淵之役
真宗奇之擢提點荆湖南刑獄權三司鹽
鈇判官坐與徐奐試開封進士而奐潛發封
卷視之謫監鄂州稅務徙知宿鄆建三州梓
州路轉運使召還為戶部判官遷江淮發運
使入為三司監鎮副使出知真定府有議欲
省兵河北者布言今西北二虜包藏禍心以
窺伺中國未可以弛備改知天雄軍遷集賢
院學士知許州進龍圖閣直學士徙澶州復

知真定府慶曆元年拜樞密副使明年罷知
河陽以太子少保致仕再遷太子少師始布
歸休洛中作五知堂以知息知道知命知足
知幸也卒年七十八贈太子太傅諡曰恭惠
布性純約方輔政時其子遜嘗上書歷詆大
臣亦以其及為不才御史魚同詢因疏布曰
不才之迹其子具知然則為其所詆父為不
孝而同詢又引其語以遂布為不知韃也
東都事畧卷之五十五

東都事畧卷之五十六

列傳三十九

王隨字子正河陽人也舉進士為將作監丞
通判同州代還直史館出為京西轉運使時
隨父母在洛中京西乃其所部也真宗賜
詩寵其行復以羊酒束帛使過家為之時人
榮之徙淮南召還為侍御史知雜事擢知制
誥隨于詞命非所長也出知應天府徙揚州
未幾除知開封府仁宗為主太子拜右庶

字周懷敏得罪隨坐假與白余落知制誥改
給事中知杭州復降為秘書少監知通州久
之復給事中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秦人
多畜逃卒或忤意則執以求恩獎故坐法衆
隋至下人能自歸者免仍隸舊籍由是多所
全活徙河南府入為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
明道二年除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景祐年進
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遂拜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照文館大學士與陳堯佐同在中

書議事輒不合無大臣体以吳異援漢事故
請罷除彰信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卒
年六十一贈中書令謚曰章惠隨外若方嚴
而所治常失于寬性善憊慕唐裴休之為人
仍學其書然不逮也

章得象字布言世家泉州高祖仔事閩為建
州刺史遂房州城其夫久練氏有智識仔嘗
出兵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披之得免二將
後仕南唐為將攻破建州時仔已死矣夫人

居建州二將遣使奉以金帛遺夫人并以一
白旗授之曰吾屠城夫人植旗于門吾以戒
士卒勿犯也夫人送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
幸思奮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
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不屠城君子
知其後必大毋嘗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象
及生復夢庭積象笏因名得象舉進士為大
理評事知歸化縣稍遷直史館三司度支判
官知制誥為翰林學士進承旨景祐三年拜

同知樞密院事實元元年以戶部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仁宗謂曰
先太后臨朝群臣邪正朕皆默識之卿清忠
無所附麗故大用也元昊反命秉樞密使明
年拜工部尚書為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
慶曆五年拜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
州封鄒國公徙河南府以疾引年守司空致
仕卒年七十一贈太尉侍中謚曰文憲後知
制誥王洙言得稟謚同周公改謚曰文簡得

象性簡重在翰林十二年怡然自得 章獻
后嘗遣內侍至院乃正色嚴待之未嘗交一
言居相位八年親戚子弟皆抑而不進然陝
西用兵呂夷簡晏殊杜衍范仲淹富弼更秉
政得象默不能有所為夷簡既薨殊衍仲
淹弼亦去位而得象為相如故卒以老辭位
去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也七歲善屬文號
神童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西荐之得召試

又試詩賦論殊自言臣嘗私習以賦不敢隱
真宗異之因試以他題為秘書省正字置之
秘閣使得悉讀秘閣書明年復獻所為文召
試中書為集賢校理連丁家艱 真宗即其
家起復 仁宗對昇王以殊為記室參軍
仁宗為皇太子為舍人擢知制誥除翰林學
士為右庶子 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
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机密凡所對必以其
藁進示不洩 真宗以謹密稱之 章獻明

肅皇后推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答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謀者殊建言群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皆無得見議遂定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天聖三年以禮部侍郎為樞密副使上疏論張者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章獻旨坐以笏擊供析其齒罷留守南京興學校延范仲淹以教授諸生天下興學自殊始召拜御史中丞改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為三司使復拜樞

密副使未幾改參知政事章獻謁太廟有請服衮冕者章獻以問殊以周官后服對初章懿后上仙殊撰志文謂后無子及仁宗親政以殊知江寧府未行改亳州徙陳州復召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仍兼樞密使自殊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斃于兵殊數建利害請罷監

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出入之要皆有法 仁宗悉施行之又請出宮中無用之物以佐邊費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及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于臺閣多一時之賢 仁宗既厭西兵閉天下因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教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四年秋諫官孫甫蔡襄彈奏殊撰章懿皇后志文事因言殊後官兵治即舍懷

安苟且無向公之心遂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殊既以事罷而仲淹等亦相次罷去徙知陳州又徙許州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以疾請歸京師訪醫扁鵲侍經筵提舉萬壽觀卒年六十五贈司空兼侍中謚曰元 殊性剛峻過人以誠雖處富貴奉養如寒士樽酒相對歡如也當世賢士大夫如范仲淹孔道輔歐陽脩等皆出其門其擇僭又得富弼楊蔡為文瞻麗應用無

窮尤工風雅才有餘思其篤學老而不倦有
文集二百四十卷又集古今文章為集選二
百卷

杜衍字世昌越州會稽人也父遂良尚書度
支員外郎衍幼孤及長舉進士為揚州觀察
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安撫使以
衍治行之優命攝守鳳翔二州之民爭挽之
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
轉運使入為戶部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出知

荆南府徙河北都轉運使遷樞密直學士知
天雄軍召拜御史中丞令有詔與三司使
副擇吏人能否而升降之有欲以事中衍者
且揚語于外曰衍奏請盡黜諸吏，僅千餘
人詣衍第諠譁不可抑明日入對願窮治即
推吏首惡抵于罪衍復以樞密直學士知永
興軍遷龍圖閣學士知并州又徙永興時西
鄙用兵勞于調發至破產不能給衍為之區
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令

使得次第輸送而車牛芻秣宿食來往比他州省費什六七召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陝西兵久不解詔夏竦議攻守計竦列二策以上衍用守策與宰相議不能得請免不許慶曆三年為吏部侍郎樞密使范仲淹嘗出衍門亡時為參知政事數爭事上前衍無愠色而仲淹益敬服之令契丹駙馬劉三蝦避罪來歸邊臣欲以官縻之諫官亦有請衍以謂本朝

與契丹結好又不可以生事還之四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衍為相與富弼韓琦范仲淹同榮弊事以脩綱紀而衍尤桀絕僥倖凡內降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必面納之仁宗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由是僥倖寢不說衍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

韓琦亦以為可舉衍事以為不可兵後果不
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
雁門麟府皆警范仲淹使河東欲以兵從衍
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長出後契丹卒不
來其偕蘇舜卿監進奏院集妓樂以祠神為
御史劾奏又集賢校理王益柔作傲歌語涉
指斥欲下御史按罪衍謂羅織獄今起都下
矣執不可又諫官孫甫言丁度面求進用請
屬吏衍不為置對又范仲淹富弼偕出宣撫

言者隨攻之仁宗欲罷二人而衍又執以
為不可遂疑其朋黨以尚書左丞出知兗州
衍為相凡百日而罷去明十上章願上印綬
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議者謂故相一上章而
得請以東宮三少致仕非故事蓋宰相賈昌
朝疾之故爾衍謝事十餘年累遷太子太師
封祁國公衍清介舊無居第既退方葺舍南
都出入如平日無軒冕者好吟詩晚喜草書
臨終戒後事皆有法作遺疏千餘言其畧云

勿以久安而忽邊防之戒勿以既富而輕財
用之原又請早建儲副以安天下心卒年八
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曰正獻
臣稱曰事有矯拂于人之情而吾獨不愧于
中者公而已衍相仁宗抑僥倖脩紀綱而固
以至公一時怨府有所不帥也昔姬宋罷斜
封宮而開元之盛實歸之衍亦多封還內降
而仁宗賴以絕濫進之階慶曆之先明俊
偉衍與有力焉嗚呼衍之賢其知為治之辭
者與其得為相之道與

東都事畧卷之五十六

東都事畧卷之五十七

列傳四十

宋綬字公華隨州平棘人也父臬直集賢院
綬幼聰警其外祖楊徽之器愛之以徽之遺
恩授太常寺太祝年方十五召試中書真宗
奇其文聰于秘閣讀書久之召試學士院為
集賢校理與父皇同在館閣世以為榮真
宗祠太清宮以綬僉書亳州判官事入為左
正言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負稽期未報者

六十八州軍請諸路選人校之限半月以聞
于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除逋負數百萬擢
知制誥為翰林學士兼侍讀 章獻皇后命
綬擇前代文字可以贊孝養補政治者以上
遂錄唐謝偃惟皇戒德武孝經論語節要唐
太宗所撰帝範開元臣僚所獻政興君臣正
理論上之同脩國史 章獻稱制既久 仁
宗朱嘗獨對羣臣綬請僉中書樞密院非軍
國大事及大除拜皆前殿取 旨臣僚亦只

前殿對由是忤 章獻意改龍圖閣學士出
知應天府 章獻崩 仁宗記其忠且欲大
用之為宰相張士遜所抑復入翰林為學士
兼侍讀 詔綬定 章獻明肅章懿二后祔
廟禮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儀坤故事請
別立章懿廟建名奉慈以安神主 仁宗從
其議加端明殿學士端明殿後唐初置學士
太平興國中為文明殿學士未幾殿災重建
改曰文德遂不復置學士至是又置焉綬言

帝王之御下在手握威柄明功罪二者必自
天子出一紀以來政出簾箔之門今陛下
方躬親萬務聽斷有祖宗英風天下延頸
跂踵渴見聖政而刑政號令未見勝于垂
簾之日豈非三事大臣未能盡輔佐之道耶
頃者除授恩澤多所希望而因緣邪幸者遂
取升擢者以為恩出太后而不由陛下自
親政以來恩寵雖行議者又云悉出大臣蓋
大臣公為朋黨罔冒天聰朋黨相結其害實

甚或窺測上旨密令陳奏或附會已意以進
退人大臣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
風寢長有磊邦政太宗嘗亡國家若無外
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豫防唯奸
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云唐
朝朋黨猶盛漸不可制以至帝室衰弱顧
陛下思祖宗之訓念王業艱難整頓紀綱正
在今日仁宗大感悟明道二年張士遜罷
遂為參知政事章惠皇后營建道觀諫官

御史皆言近詔罷脩寺觀而復有此興造是詔令數更也仁宗曰此太后自出奩中物爾綬因曰是豈知太后所為但見忽興土木違近詔耳太祖嘗謂唐太宗受人諫既直詆其罪曾不為恥豈若自不為之而使入無言望陛下深監皇祖之言常防外廷之議初尚美人出宮而左右有以學商陳氏女入宮者綬因問見曰陛下乃欲以卑賤者正位中宮乎令樞密使王曾宰相呂

夷簡以為不可屢論列上前卒罷之時仁宗春秋方盛天下無事綬言曰自古守成之君必兢₃抑畏不忘顧省人心逸于久安患害在于所忽故立防于無事之際銷禍于未萌之前若事至而後應不亦殆與臣猶願飭勵群司交脩庶職勿以治平自怠勿以纖微不戒則可以保至尊而享洪業矣臣又切惟御下之道有三臨事尚乎守當几貴乎斷死謀先乎密守則不可移斷則不可惑密則

不可變是三者治亂安危之所係願陛下
欽之念之至若朝務清夷深居閒燕亦願
陛下愛眷聖躬節宣所欲夫四時声味所以
調適六氣乃克和平自然擁百灵之休享無
疆之福豈不美哉景祐四年罷為尚書左丞
資政殿學士留侍經筵明年加大學士知河
南府俄召知樞密院事遷兵部尚書改參知
政事未幾而卒年五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曰
宣獻綬資性孝謹清介寡言經史百家莫不

通貫家藏書二萬卷楊億嘗稱其文淳麗尤
善詞賦自以為不及也綬筆札精妙仁宗
嘗取其所書藏禁中初仁宗郊祀綬嘗攝
太僕卿陪玉輅顧問儀物典故占對辨洽撰
鹵簿圖以進所著有文館記事外制禁林甲
乙祕殿遺札七集子敏求
敏求字次道由秘書省正字歷館閣校勘坐
赴蘇舜欽進奏院會出為僉書集慶軍判官
時脩唐書以敏求為編脩官復校勘累擢知

制誥修撰 仁宗實錄 英宗在筵有言宗
室可嫁娶者敏求以為不可既渝年又有言
者敏求言宗室大服變服而練可以嫁娶矣
以前後議異降秩一等出知絳州實錄成遷
右諫議大夫復知制誥在職六年王安石用
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嘗奏論青蕃之害罷
中丞敏求當制而安石政制進呈敏求即請
解職未聽李定自秀州判官除御史裏行敏
求又封還其詞頭曰御史之官舊制須兩任

通判方許奏舉後以資任相當者少始許舉
通判未滿任者令定自募職便處以糾繩之
地臣恐弗循官制之舊未厭群議再請解職
遂罷久之為史館修撰集賢院學士遷龍圖
閣直學士修國史卒年六十一敏求敏于記
問交章質重訓詞誥命皆有程範 朝廷典
故士大夫擬議多就取正而後決著書闡前
後集西垣制亂文集凡四十八卷東京志河
南志長安志三川官下錄春明退朝錄韻類

改宗室譜又五十二卷補唐武宣懿僖昭哀
六世實錄一百四十八卷敏求以力學被遇
朝廷有文命事未嘗不在選中父子繼世掌
史時以為榮

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也少孤遊洛下因
奠其考妣于緱氏而占籍焉舉進士調長社
尉累遷兵部郎中三司戶部判官奉使契丹
章獻明肅皇后同聽政奉使者辭于庭下例
并殿受旨若谷辭已即趨出章獻怒遂不

遣出知荆南府駐泊都監王蒙正章獻嬖
家也恃勢為奸利若谷以法繩之徙知潭州
州有盜阻洞庭之險劫舟殺人投尸湖中前
此捕獲多減死配隸他州久復逸歸為患滋
甚若谷至潛使人擒之條其前後罪狀磔于
市盜遂息徙知滑州又知延州夏人造使來
前守多延之堂上若谷獨廡下飲食之知壽
州安豐芍藥坡孫叔敖所創為南北渠溉由
焉頃餘陂因旱歲多侵耕其間兩集將盈則

盜決之陂涸失灌溉之利者甚衆若谷因陂
決獨調瀕陂之民使之全築自是無盜決者
加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府遷龍圖閣直學士
知河南府改樞密直學士知并州并因自昔
未有文子若谷始建學于文宣王廟州多降
胡間嘗為盜若谷命集累犯者以三人為保
有犯則并坐悛者則久而釋之以龍圖閣學
士知開封府景祐五年拜參知政事嘗言近
歲風俗澆薄駕朋黨之說以汙善良君子小

人各有氣類今一槩以朋黨名之忠良恐懼
臣亦無以立朝矣 仁宗然之又言轉運使
提點刑獄失按所部官受贓類降差遣且監
司所部甚廣巡按不過百三二日蓋未能遍
察也尚州郡密發一贓吏先聞 朝廷則監
司不可勝黜自是轉運使提點刑獄再不覺
察部內官受贓則降黜之康定元年以耳疾
辭位罷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會靈觀宮觀
置提舉自若谷始也明年以太子少傅致仕

卒年八十贈太子太傅謚曰康靖若谷質厚
長于治民所至郡邑人多見思一子淑
淑字獻臣始年十三獻其所為文授試校書
郎天禧三年除館閣校勘天聖中擢史館脩
撰時政十議一曰國體二曰災旱三曰言事
四曰大臣五曰擇官六曰貢舉七曰科選八
曰閱武九曰時令十曰入閣其議國辭曰令
災沴既頻賦入有限用度不足恩賜或濫吏
貧茲多甄別殊少近臣暫出外任者若欲自

媚有固辭而罷者進不滿望或不即拜有中
路而易者願陛下號令一擾要在必當官
職一授勿復再改至于國用未足濫官未澄
冗兵疲馬橫賜之類願命近臣知治俸者準
三朝出入之數而樽節之議災旱曰頻歲以
來亢陽為孽民多艱阨歲不順成洪範曰僭
常暘若涓爵命僭差號令迭更今遣間使推
存救之澤農服田畝無國家贍食之理臣願
陛下脩人事以應天變不然徒墮國力未足

以弭民災也。議言事曰：臣聞先朝有劉驥者，輕為奏疏。先帝語左右曰：此人言多擇聞，期在必行，而近偽亂真，詞旨易辨。驥嘗枉法受賂，古人察言觀行，止為此也。願陛下於進退之際，防邪僻之人，議大臣曰：今歲兩府遷易，頗頻其于政體，似傷簡靜。太祖初定天下，用周朝二相，六年始以趙普代之。凡十一年始代以薛居正、沈倫。太宗嗣位，唯丁廬多遜，後六年復用趙普。是後十八年中

雖三四易相，然所用者李昉、宋琪、呂蒙正、張齊賢、呂端而已。當是時，進則盡忠，退則修省，蓋進退皆出睿斷也。真宗景德以前，命相惟張齊賢、李沆、向敏中、呂蒙正、畢士安、寇準六人。其後任王旦十二年，向敏中再相亦十年。此二人在位之日，非有疑似之嫌，誠信任無間，而不重以權，故也。蓋權太重則難以久居，言易入則得以譖愬。真宗嘗謂宰臣曰：今四方無虞，與卿等守祖宗經制最為急。

務此任相之大體也議擇官曰太平興國初
文武朝官班簿總二百人咸平初已四百人
天聖元年遂踰千人去歲軍息以臣料之又
軼天聖之數矣先朝嘗諭審官流內銓主
判若灼有能績為衆所稱者密以召聞當特
旨升擢願陛下引對之際一如先朝故
事行之其老疾懦庸間以退黜庶有所懲勸
矣議貢舉曰皇朝開寶以前歲取士不過
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自克復偽國吏真

益衆始有廷試廣求人之制願陛下約今
歲吏部闕官之數為來年入等之準議科選
曰吏部故事選人格退未至能試判三節謂
之拔萃止用疑案古義觀其能否詞美者優
以授職此有司銓品之式陛下親御軒陸
審覈課試非其稱已願罷此科又礼部茂材
異等求出類之後頗聞鄉薦不獲始未應書
望更為嚴制以革冒議閱武曰開寶通礼
有四時講武儀國初疆埃未平多親閱試

按礮角射太平興國間築臺楊村備大閱之
禮咸平初閱場東武原發平會射其後再幸
飛山教場躬親訓練今兵革不試三十年吳
士不聞鈺鼓之聲人不識行伍之列顧 陛
下按通札厲兵講事而躬閱之議時令曰開
元定禮有明堂及大極殿五時讀令之議冠
服佩玉悉從方色月令不順則五珍應之近
歲氣序繆戾水旱不節天應以異固當變而
脩正顧 陛下申命有司以氣至之日集百

官讀時令于天安殿至尊升堂近臣伏聽上
下交儆以凝庶績議入閣曰唐明寶曆之後
至五代猶或講求施及聖朝 太祖五行其
禮多御崇元殿集殿中金吾諸仗設待制復
轉對官崇元即今天安殿也乾德之後改御
大明殿即今集賢殿也 太宗三行其禮工
別定新制就文德殿廷增設黃麾仗 真宗
亦三行之其禮之廢而踰二紀顧因盛時遵
復其制景祐初知制誥自是五除翰林學士

兩以人言不拜而三授端明殿翰林侍讀龍
圖閣學士亦皆再兼嘗知許滑二州又知開
封府以吳育言其在府任用更改知鄭州徙
河陽淑初在鄭州作周陵詩有倒戈之句議
者謂淑引喻失當乃復自翰林出知應天府
淑請侍養許之丁父憂服除復入翰林諫官
包拯吳奎言淑知應天府日親老及陳乞侍
養無奉親之實有謀身之端嘗作周陵詩語
涉怨憤者輒因與黃生爭論于景帝前及湯

武革命之事而帝深惡之盖以其非所宜言
也且陛下事章獻皇后于母子之際無纖
毫之間而泚誌呂夷簡墓又有牝雞司晨之
語實累上德遂罷繼丁母憂服除又入翰
林為御史中丞張昇論奏除知河中府累官
戶部侍郎卒年五十八贈尚書右丞淑聰悟
過人博學強記註練典故與脩國朝會要三
朝調鑿圖閣門儀制所者文集共百餘卷

東都事畧卷之五十七

東都事畧卷之五十八

列傳四十一

韓億字宗魏其先真定靈壽人也後徙開封之雍丘少力學舉進士為大理評知事洛城縣為洛有聲真宗幸瀆淵以億掌机事通判陳澶二州時河決屬邑億集頻河丁夫就代芟親督築不賦于民而河患予真宗嘗覽其文欲召試以親嫌知洋州有番民李甲喪兄而遣嫁其嫂又誣從子為他侄而并其

貲產嫂訟之十餘歲吏受賂不得直億按奮
牒獨未嘗誤以乳醫億密致乳醫以餘決乘
皆詬服知相州坐事降通判大名府召入為
殿中侍御史淮南西浙安撫使除開封府判
官改河北轉運使丁謂忌曹瑋威名斥知巢
州慮其或樞命乃以億馳往代收其兵欲以
中億蓋億亦謂所不甚也既而瑋奉詔徙
知青州昌為侍御史知雜事知臨江軍吳植
託新龍納金于宰相王欽若有詔下臺窮

治植既除名欽若釋不問三司更茶法歲課
不登億承詔劾之由丞相而下當生失當
之罰其不撓如此除龍圖閣待制奉使契丹
時副使者章獻外嫺也晏傳皇太后昔
于契丹論以南北歡好傳示子孫之意億初
不知也契丹王問億曰皇太后即有旨大
使何獨不言億對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
必以此戒之非欲遠于北朝也契丹王大喜
曰此兩朝生是之福也冬諺副使既失辭而

億更以為息意甚推美之頃之出知亳州以
樞密至學士知益州故事歲首官出米六萬
石以濟貧民當歲儉億先期數倍貽之故民
不大之又疏江流溉民田數千頃至今以為
利遷拜御史中丞上言繼戒二州地接羗夷
番部歲鬻馬今置官場永康非使謂宜徙場
沉黎境上以絕其覘西川之意揚尚二美人
以罪斥去仁宗復欲召入億言唐武氏已
出居感業寺復召入宮終為唐室之禍乃已

景祐四年除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億言
天下承平之久武備不戒請二府各舉才任
將帥者數人稍試用之喃廝囉與元昊相攻
已而來獻捷朝廷議以喻廝囉為節度使
億曰二虜皆外至今不能諭全解仇而因捷
以獎之豈所以綏御四夷之道哉固執不可
遂已四年為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億見天下
諸路有奉攜拾官吏小過輒顏色不憚回今
天下太平聖上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得

所大任者大則望為公卿次蠻望為侍從職
司二千名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于
聖世其待心如此以笑異仍發罷知政事除
禮部侍郎知應天府加資政殿學士徙成德
軍改澶亳二州遷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傅致
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忠憲億簡
重有守治家肅嚴雖燕居未嘗見其惰容八
子綱綜絳繹維縝緯緬而絳縝位宰相維門
下侍郎

綜字仲文始以父任入官舉進士為集賢校
理擢同脩起居注使于契丹契丹王以其父
子仍世奉使酌酒勸之綜亦起勸契丹王亦
離席酬之既還宰相陳執中以為生事出知
滑州後復起居注擢知制誥綜嘗館仲虜使
虜人欲稱北朝綜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
者虜使慙遂不復言卒年四十一綜子宗道
元祐初為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
絳字子華少力學以父任為大理評事舉進

士甲科為太子中允通判陳州遷直集賢院
同知太常禮院故事享太廟百官前期習
儀廟中絳言其非禮遂徙就尚書省為開封
府推官男子玲青自言其母嘗得幸掖庭有
娘而出生青開封捕得以為狂人流汝州絳
以青惑衆非所宜追青窮治蓋其母嘗執役
官禁嫁民玲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遷
戶部判官除右正言道士趙清貺出入宰相
龐籍家以賄賂開封府杖之道死事連籍絳

奏請窮治于是藉與開封尹呂公綽皆坐譴
脩起居注召試知制誥故事郊祀天子親閱
警塲絳曰致齋而觀鼓吹非祀也不宗旋
之請外出知河陽召判流內銓李仲昌議開
六塔而績用弗成以絳安撫河南絳劾仲昌
議費國虐民遂竄南方使還遷龍圖閣直學
士拜翰林學士仁宗遣使祈嗣于弟山絳
因上疏願放掖庭宮人之無用者及限內臣
養子以重絕人之世即日出宮人數百詔

裁定內臣養子今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
絳劾宰相富弼以張茂實為先帝子而引
用管軍將謀不軌遂家居待罪于是臺諫言
絳論事不當罷知蔡州未幾以翰林侍讀學
士知慶州加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召還遷
戶部侍郎我聞封府決日除三司使俄拜樞
密副使神宗嘗問天下遺利絳請盡地力
因言差役之弊害農業傷民財願更其定法
神宗嘉之議後自此始矣遂領制置二司條

例司與王安石共事拜參知政事夏人犯環
慶絳請行即拜陝西宣撫使治兵鄜延遣舖
將种諤出青澗趨銀州破撫寧間元諸帳築
羅兀寺城自高奴通河東塞詔兼河東宣
撫使即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
學士遂書麟府兵徑虜中會蠟九城下破戰
馬戶川斬者千級已而撫寧堡未守夏人是
攻蠟九城慶州卒救言者罪絳遂罷相知鄧
州始朝廷面授絳攻守二策絳速晉兵馬

七軍命諸將分領之又選募軍配及盜賊
亡命為奇兵用种諤謀欲陷橫山使將兵城
囉兀雲中築撫寧堡調發倉猝關陝騷然絳
駐延州命諸將並聽諤節制又命蕃官王文
諒自夏州出討環慶路聽文諒節制絳得空
名告身宣勅及錦袍銀帶撫納降附至邊盡
召蕃官蕃部厚犒之軍士怨望又奪騎兵馬
曰此輩不能戰以與蕃部有袍馬首號泣者
夏人出兵爭撫寧堡陷之又攻囉兀城絳命

路由師索制慶州兵再出遂作亂朝廷憂
之乃罷兵而柔囉兀撫寧云徙知許州加觀
文殿學士明年進大學士知大名府熙寧七
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絳繼
王安石為相請置局中書鈞攻用度以均節
邦計事多留滯不決踰月以疾辭後除觀文
殿大學士礼部尚書知許州徙太原府拜天
雄軍節度使知定州又領西太乙宮使絳乞
納節遂拜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復

頌天雄軍節度使知河南府移鎮江封康
國公加開封儀同三司判大名府告老拜司
空致仕薨年七十七贈太傅謚曰獻肅絳莊
重有體遇事敢為與人交以而益信之喜延
接士大夫始與王安石善其後頗異因教稱
薦司馬光可大用太子宗師元祐中為兵部
侍郎

維字持國初爲志問學以父任爲將作監至
薄非其好也闔門不仕宰相文彥博薦維好

古嗜學安冷靜退富弼帥河東辟掌機宜之
字又薦爲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祫享下禮
官集議東嚮位維議以爲尊祖之道祀之大
者有三于廟則有代不遷于天地之祭則爲
配主至于祫享則位東嚮商以契周以后稷
其毀廟之主皆出于太祖之後故其禮順後
世太祖之上復有追崇之廟故其禮疑設論
不一然大抵不過三義一則直推見廟最尊
之祖爲先即唐顏真卿韓愈以獻祖居東嚮

之位是也一則以追崇之祖別廟而祭全太
祖之尊即漢之太上皇魏之處士晉之府君
唐之獻懿是也一則以太祖尚在昭穆虞位
以待自魏晉以訖于隋唐及本朝故事是也
推崇最尊之祖既非始封有功之君親盡則
毀于聖人制祀之意殆恐不然別廟而祭者
雖有變祀未可遽行于今惟虞東嚮之位以
待太祖于祀近可宜如祖宗故事虞東嚮
之位便先是溫成皇后立廟用樂維上疏乞

詔有司議廟制有不如祀者一切裁去以明
陛下不私後宮專奉祖宗之意陳執中薨請
謚維議以謂貴妃張氏薨治喪皇儀殿追冊
位號建廟用樂此執中不忠之大者宜謚曰
祭多詔謚曰恭維言責難于君謂之恭臣
之議執中正以不恭遂乞罷以秘閣校理通
判涇州神宗封淮陽郡王以維為記室參
軍遷直集賢院神宗遇維甚厚嘗與論天
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

可有功名心 神宗拱手稱善維嘗采東平
樂善之語以獻時為 穎王擇妃維上疏以
謂 穎王卜族授室宜歷選勳望之家審擇
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
宜苟取華色而已遷起居注侍 通英講英
宗方免喪簡默不言維上疏曰通英閣者
陛下燕閒之所也侍于側者皆獻納論思之
臣陳于前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之史也御
燕閒則可以留漏刻之永對侍賑則可以極

咨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窮仁義之道成敗
之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 玉音語
曰時然後言 陛下之言以其時也臣雖不
敏請秉筆以俟遷右正言知制誥知通進銀
臺司脩撰 仁宗實錄御史呂誨等論 濮
安懿王稱親得罪維請追足前詔既而誨等
降黜勅命不由門下封駁維言罷黜御史事
關政體而不使有司與聞紀綱之失無無甚
于此宜追還誨等勅命由銀臺司使臣得中

論議以正官法不從遂闔門待罪有旨舉臺
官維舉呂誨范純仁 頴王為皇太子以維
兼右庶子 神宗即位除龍圖閣直學士御
史中丞王陶彈擊宰相韓琦不押常朝班以
為跋扈陶罷中丞為翰林學士維言宰相跋
扈王法所當誅也御史中丞之言是則宰相
安得無事若其非罪則御史中丞安得止罷
臺職而已今為翰林學士是遷也頴廷對羣
臣使是非西判遂請郡得知汝州召還脩英

實錄兼侍講初 英宗即位祔 神宗王而
遷禧祖及 神宗即位復遷 僖祖而遷順
位維上疏請如故語在元絳傳為翰林學士
權知開封府遷翰林侍讀學士充羣牧使孔
文仲對策八等以直言罷黜維言 陛下元
以文仲為一職士黜之何損臣懇賢俊由此
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之人將窺隙而進
則為禍有不勝言者矣除端明殿學士知襄
州徙許州數月復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

學士時京師旱維上疏曰陛下屢憫旱災
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
願陛下痛自責已下詔廣求直言以開
壅蔽大發恩令有所蠲免以和人情後數日
又上疏曰近日畿內諸縣督責青苗錢甚急
往者鞭撻取足至伐桑為薪以易錢貨旱災
之際重罹此苦若夫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
于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
于蠲除租役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良民則
遲而不貴發望陛下自奮英斷行之過
于養又恐愈于過而殺人也神宗命維草
詔求直言詔出人情大悅是日乃雨乞絳
入相援故事乞補外以端明殿學士龍圖閣
學士知河陽坐議免行錢不合落端明殿學
士踰年復職知許州進資政殿學士提舉崇
福宮神宗崩維赴閭臨宣仁聖烈皇后
遣使降手詔勞問維對曰治天下之道不
必過求高遠正臣審識人情而已識人情不

難以已之心推人之情則可見矣大凡貧則
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陛下
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
則民樂矣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
息矣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矣
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神孫觀陛下
之法不待教而自聖成德賢士聞陛下之
風不煩諭而爭宣忠力矣既又言六事一曰
青苗蠲歲散之法二曰免後除寬制之數三

曰坊場依祖宗法不可添長四曰罷市易
五曰歛保馬六曰禁錢幣起知陳州召赴
闕除兼侍讀提舉中太乙宮加資政殿大學
士維言先帝以憂國主秉常受朝廷爵
命而國母擅行四廢故興兵問罪今國母死
秉常復位所為恭順有蕃臣禮宜復還其故
地以成先帝聖恩因陳兵之不可不息者
有三地之不可不棄者有五元祐元年為門
下侍郎議者欲廢三經義便為宜與先儒之

說並行不必廢二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改汝州知潁昌府告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加太子少師後坐元祐黨降左朝議大夫再誦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盡歸其官聽父居故里許之元符初復左朝議大夫卒年八十二

鎮字玉汝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復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前此武臣不執親喪鎮建言二年之服古今通制晉襄墨繅事出一時遂

著令自崇班以上聽持服知洋州代還為殿中侍御史言叅知政事孫抃保身持祿抃遂罷免陝西轉運副使薛向赴闕秉議右府輒畫旨改賜章服緒以右府越職中書不論奏虧損國體判永年以外戚除防禦使鎮復言武臣正任以上非有勲績不許遷永年何也內侍史志聰私役皇城親從布列宿衛所以奉至尊戒不虞也使官者得私役則禁衛之敢弛矣仁宗為罷向與永年而正志

聽之罪遷侍御史 真宗即位為淮南轉運使移河北會夏國使至報詣 亡秉常立求封冊 朝廷以上即位西人不入賀數犯邊遣鎮赴西驛貴問來使 神宗謂執政曰朕選用韓鎮得人矣改陝西轉運使移河東除直舍人院以兄絳執政改集賢院修撰為監鈇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秦州指使傳勅夜被酒誤隨入州宅鎮令軍校以鈇畏杖蕃死勅妻持血衣搥登聞鼓院以訴落職分司南

京秦人語白寧達乳虎莫送玉女其酷如此久之復天章閣待制為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熙寧七年北虜侵遣使葉偃議代北 齊禧行命鎮報聘使遷除知開封府判年倍再復命館伴與禧往河東據圖分畫卒以分水嶺為界使還除羣牧使遷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官制行易大中大夫拜同知樞密院事 哲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察難同叅政鎮素不平確與章惇邢

恕等長負定策之功詔因太皇太后王確
為山陵使鎮于蕪前具陳確奸扶由是東朝
與外廷備知之裕陵復王確使還欲進用其
虜高遵惡又以族進為郎官韓宗之為館職
宣仁以問鎮曰遵惡太皇太后之
乃之弟而宗之臣之極擢位非次則是召
臣各賂其親也乃止鎮相未踰年諫官孫覺
蘇轍王親御史劉摯論鎮操心深嶢才鄙望
輕士大夫初不以輔相為擢之在
先朝奉

使無狀割地七百餘里以遣北虜邊人怨之
不可使居相位章數十上除光祿大夫觀文
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永興軍河南府歲餘
移守拜武安軍節度使知太原府徙鎮奉寧
知潁昌請老知中太乙宮使觀文殿大學士
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七十九贈司空鎮外
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
烈厚自奉養清議非之
臣稱曰昔袁安未嘗以減罪鞫人吏民以其

仁心足以軍子級昆韓億不悅擯人以小過
而君子知其後必大皆盛德事也億有子位
公府而行各有通絳適于同維適于正縝適
于嚴烏乎維其賢哉

東都事畧卷之五十八

東都事畧卷之五十九

列傳四十二上

范仲淹字希文唐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
徙蘇州祖贊時仕錢氏為秘書監父墉徙
錢俶歸京師後為武寧軍堂書記以卒仲淹
二歲而孤母貧無依改適長山朱氏故冒朱
姓名說舉進士為廣德軍司理叅軍始歸迎
其母以養少有大志于富貴貧賤毀譽欣戚
一不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嘗自誦曰

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
其志也為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自言不敢
以一身之感而忘天下之憂乃上書宰相極
論天下事所言皆執政時所施行者也宰相
王曾見而奇之晏殊知應天府素掌府學及
終喪乃歸宗易今名時晏殊在京師薦一士
為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他
荐乎公宜力荐范仲淹也殊從之遂用為祕
閣校理 章獻明肅皇后欲于元日御會慶

殿太常具儀請 天子率百官獻壽仲淹上
疏言上者父天母地若奉親于內則有家人
礼今稱觴殿下是以 天子北面行人臣事
抑尊損威不可為後世法殊謂仲淹曰此豈
君所當言邪仲淹抗言曰仲淹受公許知常
懼不稱為知己羞仲淹所言正論也公反以
為罪乎殊慙無以應仲淹又上疏請 太后
復辟以為 陛下擁撫聖躬聽斷大政日月
持久今 皇上春秋已盛睿哲明發臣願

陛下保慶壽于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
享天下之養遂知通判河中府久之 仁宗
記其忠召為右司諫 章獻崩言事者希旨
多言 章獻時事仲淹諫曰 太后受命先
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
故以全大德 章獻有遺命以太妃楊氏為
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上疏言 太后母
之名號也未聞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
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 陛下不可一

日無母后之助由是罷其冊命歲餘出使安
撫東南所至除淫祀賑乏絕民有食烏啄草
者攢革以進請示六宮貴戚戒其侈心因陳
八事以諫會郭皇后廢仲淹上書諫不報與
御史中丞孔道輔令諫官御史伏閣諫 仁
宗遣中貴人諭令詣中書宰相呂夷簡曰廢
后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過引漢光武勸
上耳此乃光武失德何足法自餘廢后皆前
世昏君所為 主上躬堯舜之資而相公奈

何更勅之効昏君所為豈不為聖明之累乎明日嗚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徙蘇州歲餘拜天章閣待制召還蓋論事無所避知開封府仲淹明敏通照決事如神京師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仲淹言洛陽險固而汴州四戰之郊急難則居洛太平乃都汴今洛宮未備巡幸可漸廣儲蓄繕脩之又言古之治亂由用人得失此宰相之職也為百官圖以獻曰

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進退遲速次序曰如此可以為公可以為私陛下不可以不察又獻四論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言其大指言治亂繫所任區別而進退左右又主之權也不可以委臣下仁宗因而質于宰相呂夷簡夷簡以為仲淹離間君臣至交論上前坐落職出知饒州余靖上疏言仲淹嘗言陛下母子夫婦之間尚加優

容今以一言獨大臣遽至黜逐非 朝廷福
尹洙亦自訟與仲淹義兼師友且嘗被論薦
請從降黜歐陽脩移書諫官高若納責其不
言若訥繳奏之請等悉坐貶當時謂之四賢
一不肖一不肖指若訥也後徙淵越二州趙
元昊反 仁宗知仲淹材兼文武復天章閣
待制知永興軍夏竦為陝西討招使進仲淹
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是時延州諸砦失守
東西四百里無藩籬人心危怨乃以仲淹知

延州仲淹折州兵為六將三千人訓練齊
整使更禦賊諸路皆用以為法賊問之弟或
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
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老子謂
雍也又築青澗城以阨寇衝墾田二千頃復
承平未于廢砦屬恙歸業者數萬戶時議諸
路進計仲淹固守鄜延不從乃元昊遣人遺
書以求和仲淹以謂無事請和難信止書有
借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令去借號告以遂

順成敗之說其辭見西夏事中元昊復有書
不遜仲淹焚其書不以聞生厚一官知耀州
未踰月徙慶州分陝西為四路以仲淹為環
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仲淹上攻守二策
仁宗報之曰閱所奏二策思慮精密然將
帥士卒累邦氣未甚報若幸于戰勝恐非良
謀借有克復又煩守備若乃勤于訓練嚴加
捍禦遠議斥堠制其奔衝待時而動庶以養
銳持久卿宜深體朕意與諸帥協心并力各
相應援或有便宜密奏仲淹又言西戎背德
卿大夫事進計策而未能副陛下憂邊之
心且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
禍是二者之議卒不能合也臣前在延安初
則請復砦為守禦之備次則寧興休兵輒遣
一介示招納之意朝廷以羣言之異未嘗
采納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守利害
守有安危何則攻其遠則害必至攻其近則
利亦隨守以土兵則安守以東兵則危臣以

謂攻宜取其近而兵卒不危守宜因其久而
民力不匱昭然之策可行于其間今奉詔
俾嚴加捍禦俟時而動與鄰道協心而共圖
之及覩赦文謂彼無騷動我不侵掠臣恐賊
寇一隅遠在數百里外應援不及頗為牽制
之策以沮賊氣願朝廷于守策之外速備
攻術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臣前嘗
遣人入界通徃來之間或更有人至不可不
答朝廷先降密旨今徃復論議歲年之間

當有成事且自古兵馬精勁西域之所長也
金帛富庶中國之所有也禮義不可化于戈
不可取則當恃其所有勝其所長此霸王之
術也仁宗嘉其議慶曆二年改邠州觀察
使不拜州之西北有砦據後橋川南通鳳州
華州池北接白豹金湯種落疆悍而議相久
不能城仲淹一日擁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
至季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徃築城至于板
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

萬來爭仲淹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
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
乃引去猶是諸將皆服以為不可及 詔賜
名曰大順城環州屬羌明珠城城二族兵各
萬餘人皆附賊仲淹又講復細腰城葫蘆泉
諸砦招致二族以抗賊又復還羌千三有餘
帳葛懷敏之敗定川也關中民竄匿山谷乃
率部下兵赴援而募兵關中人心始安 仁
宗聞定川之敗頗以西方為憂謂近臣曰若

得仲淹出援涇原可無慮矣及聞其出師甚
喜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尋拜陝西四
路安撫緣邊招討使仲淹待諸吏必使畏法
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為上意分賜諸將使
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
酋來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仲淹與
韓琦俱有威名軍中為之語曰軍中有一韓
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羌西賊聞之驚破
胆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

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來請和初西人籍為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仲淹所部刺其手仲淹去兵罷獨得復為民仲淹在邊其所施設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也自仲淹坐呂夷簡貶群士大夫各持二人曲直夷簡患之凡直仲淹者皆指為黨或生竄遂及夷簡復相仲淹再起被用于是歡然相得戮力平賊天下兩賢之名拜樞密副使頃之與韓琦出巡邊為陝西宣撫使未行

改參知政事而以琦代陝西會盜起淮南知高郵軍倪守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須使人迎勞且厚遺之賊悅徑去事聞富弼時在樞密議欲誅守約以正軍法仲淹欲宥之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又不

能守而使民釀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無械雖守約之義當勉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

仁宗從之仲約由此免死仲淹在政府欲攷周官以六卿事分委輔相而自領兵刑之任仁宗方銳意政事仲淹每進見仁宗必以太平責之仲淹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微而益弊于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再賜詔趣使條天下事又聞天章閣召見賜坐詢以世務仲淹言天下之治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先擇轉運按察使又云取士不可以不根行實而先詞華圭田不均則

不足以養廉吏農桑不練則民失業詔令案吏則下不信又請復府兵以宿衛京師併縣邑以寬徭役又欲減五品以上任子例明年與韓琦列上禦邊四策既欲改制故忌之者衆而便佞者不悅因出為河東陝西撫使而富弼亦出按治河北道改資政殿學士知邠州以疾請知鄧州加給事中知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疾甚請潁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所著丹陽四集二十

卷奏議十七卷仲淹為人外和內則樂善汎
愛喪其母時尚貧終日無賓客食不重味臨
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既而視其私妻子僅
給衣食姑蘇之苑皆踈屬而置義庄以周急
之天下想聞其風采賢士大夫以不獲登其
門為恥下至閭巷及夷狄皆知其名字郡慶
之民與屬羌皆繪像生祀之其卒也 仁宗
甚悼惜之子純佑純仁純礼純粹純佑有行
義以疾廢于家

臣稱曰仲淹之語憂樂信所謂有一言而可
以終身行之者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方
其為書以遺宰相慨然有興王道致太平之
意故其治民馭軍執政皆無易此書者得非
致君謀國之畧素已定于胸中與石介頌之
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足誠知言哉

東都事畧卷之五十八

東都事畧卷之五十九

列傳四十二

下

范純仁字堯夫以父任為太常寺太祝中進士第初知武進縣又知長葛縣皆不赴仲淹遣之純仁曰豈可重于祿食而輕去父母耶及仲淹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為政有惠愛僉書許州觀察判官知襄邑縣有牧地衛士衙以暴天雨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勅純仁純仁言養兵

當先卹農 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
縣自純仁始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召為
殿中侍御史時方議 濮王典禮宰相韓琦
參知政事歐陽脩等議欲尊崇而翰林學士
王珪等議宜如 先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
純仁言 陛下受命 仁宗而為之子與前
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
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于是還所授告勅家
居待罪既而內出 皇太后手書尊正為皇

夫人為后純仁復言 陛下以長君臨御奈
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為權臣矯誣之地非
人主自安之計尋 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
純仁請出不已遂出通判安州徙知蘄州歷
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除
兵部員外郎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神宗
勵精求治相位用王安石多所變更純仁言
縣變法度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
圖頷 陛下圖不見之怨 神宗問何謂圖

不見之怨純仁曰古人所謂天下之人不敢
言而敢怨者是也又論富弼在相位不當以
疾自為形迹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御中
不可守邊薛向不可任今運使向行拘輸法
權六路之將梧克生民歛怨基禍又言廷遠
當劾致事天難速成人材不可遂求墉弊不
可損革自古人君欲事功亟就必為憚佞所
乘不可不察既而劉琦錢顛以論安石同時
罷御史純仁言琦善一言柄臣遂以罪去今

在廷阿附者已衆奈何更以法驅之蓋指切
安石神宗察其忠章弗下而純仁闔門請
去乃罷諫院瑤脩起居注純仁又劾中書以
為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所學捨堯舜知人安
民之道講五霸富國強兵之術尚法令則稱
高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之人
幸公論為流俗之語謂曾公亮年高不退廉
節有虧謂趙抃心知其非而詞辨不及中書
以狀進又落修起居注比知河中府徙成都

府路轉運使坐失察僚佐燕游左遷知和州
徙邢州未至加龍圖閣知慶州入見神宗
問純仁兵法邊事對曰非臣所習也懇辭邊
任不許屬郡流入道慶稱寃按得寃狀郡拏
詰誣訟純仁挾情變獄詔移獄九郡出御
史治之純仁就逮郡人數萬號泣遮道久乃
得去獄成純仁主奪職知信陽軍徙齊州丐
罷提舉西京福司御史臺再知河中復直龍
圖閣知慶州擢天章閣待制召還充侍講除

給事中無時哲宗宣仁后共政司馬光入
朝首改著役法純仁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
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
變法非所先也力為光言之是時初改熙寧
按問自首法純仁奏立文太深又言四方奏
讞大辟生死者視舊數倍非先王寧失不經
之意明年進吏部尚書數日拜同知樞密院
事初純仁請罷兵革地因使歸所掠漢人執
政持之未決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

予十嫌事皆施行邊臣俘番酋鬼章以獻純
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言者攻呂惠
卿章惇鄧綰純仁為救解因言臣嘗為綰誣
奏坐黜今日所陳恐錄人之過太甚實係國
体 宣仁后嘉納因下 詔書前日希合附
會之人一無所問學士蘇軾發策問為言者
所攻韓維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軾無罪
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言黜元祐三年拜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諫官王覲坐論朋黨貶純

仁復為辨君子小人朋黨之異因極言前世
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以進知漢陽
軍吳虔厚傳致蔡確安州所為詩上之為諺
訕臺諫趙和欲致之重辟純仁獨于簾前開
陳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
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
將來為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左相呂大防
奏蔡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奏以為
朋黨難辨却恐誤及善人此事正宜詳審繼

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趨向異同。我者謂
之正人異我者及為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
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
以至真偽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皆由
此也。至如王安石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
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為能後來柄臣用
舍永為商鑑。今來蔡確不忠推治黨人旁及
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則是舉用正直可以化奸邪為善人不仁者

自當屏迹矣。何煩乎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
執事議蔡確責命也。太師文彥博欲黜之嶺
嶠純仁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
七十年吾輩聞之恐自不免大防不敢言唯
左丞王存與純仁相協純仁與存上前論
之益堅既又上疏極論且云蓋如父母之有
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父子至親仁與
怨而已若處之必死之地則怨傷息臣之區
區實在于此確率貶新州純仁方求加罷乃

以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踰年進大學士知
太原府夏人犯邊純仁自劾有詔貶官一
等徙知河南再徙穎昌召還復拜右僕射純
仁前為相時有司請復河故道二三大臣主
其議純仁以為壅之使高必難成功朝廷
為出進臣行視還奏如純仁言乃止純仁既
罷而河役復興及純仁再相復遣使按行不
能易前說然主議者必欲成之後雖暫歸故
道已而復決人力為之蔽純仁于事無為同

列或病之會左相呂大防以楊畏為諫議大
夫純仁以畏非端士不可由是乞罷政不許
宣仁后寢疾一日召純仁謂曰卿父仲淹可
謂忠臣在章獻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
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神宗盡子道
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
不盡忠哲宗親政純仁因勸哲宗選擇
執政臺諫且言神宗朝委任執政而臺諫
實參論議可以為法然不可用非其人哲

宗嘉納之蘇轍以論殿試策題引漢武昭為
言 哲宗怒擬非其論貶汝州轍不敢自明
純仁獨前奏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詞况轍
所論事與時也非論人也 哲宗意稍解轍
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時士大夫親望
多詆元祐之政純仁言 章獻明肅皇后崩
仁宗以言者多斥垂簾時事下 詔禁止望
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今狂妄詆訐者已
姑容之則累聖孝懲之則恐塞言路不若以

詔書禁納一遵 仁宗故事全臺言蘇轍行
呂惠卿告謂訕謗 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
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惠王安石建議不
副 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
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論當時御
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而今乃有是奏豈非
觀望邪御史來之邵言高士敷任成都鈐轄
日不法事又論蘇轍所請太近純仁言之邵
為成都路監司士敬有紀自當按發轍典政

累年之劾已作御史亦無烈正今乃繼有二
奏其州可知 哲宗既右章惇為相純仁于
是請罷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
知穎昌府徙河南府又徙陳州章惇用事呂
大防等數十人皆貶竄明堂肆赦惇先疏大
防等終身不徙純仁上疏申理曰大防等年
老疾病不習水土災荒非久處之地而又憂
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
排斥 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只是仰報

盛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為貶謫不出里居
臣尚曾有言深蒙 陛下間納 陛下以一
蔡確之故常軫聖念今趙彥者已死貶所將
不止一蔡確矣願 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
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遂落職知隨州明
年以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純仁諸子
間韓維謫均州其子以其父執政日與司馬
光議論不合得免行亦欲以純仁昔與光議
後法不同為言求歸先白純仁純仁曰吾用

君實薦以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彼
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有愧心而生不若無
愧心而死諸子乃止 徽宗即位即曰遣中
使勞問初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道復右正議
大夫授舉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
中太乙宮使召方倚為相而純仁以目疾固
辭許還穎昌里第 徽宗每對輔臣以不及
見純仁為恨而純仁臨終亦以 宣仁后誣
謗未明為恨也純仁遺表有云惟 宣仁之

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題皆權臣務快
于私忿非 泰陵寶謂之當然命其門人李
之儀次第之純仁卒時年七十五贈開府儀
同三司謚曰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嘗曰吾
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歷事四世無
間言自為布衣至宰相庶儉如一所得帛賜
皆以廣義庄前後任于思多先疎族沒之日
幼子五孫猶未官有文集五十卷純仁既卒
蔡京用事小人傳會言純仁道來子正平與

李之儀捏造以為非純仁意正子與之儀皆
下御史獄正平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
初蔡京欲錄后成故奏辰向氏頓事下開封
正平為開封尉按視其他節曰不可奪而以
其言聞京坐贈金由此恨正平故証以非其
從正平遇赦得歸遂不復仕云

臣稱曰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涯不撓
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
仲淹之風噫使然寧用其言則元祐禦改吏

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
謂仲尼不為己甚者臣于純仁見之矣

純禮字彝叟以父廕為秘書省正字稍遷三
司監銖判官以禮部員外郎知遂州除戶部
郎中京西路轉運副使入為吏部郎中遷左
司史遷太常少卿江淮荆浙等路運使召遷
刑部侍郎給事中純禮兄所封駁正名分紀
綱皆國體之大者起居舍人張來先在酒告
中書省銖黃不候參假令供職純禮批勅謂

乘既能供職豈不能朝見壞禮亂法所不當
為一時為之聳動復拜刑部侍郎以天章閣
待制樞密都承旨知亳州提舉明道宮元符
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以刻
深為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苛
刻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前
政之苛猶慮未盡何寬之為恣邪除禮部尚
書遂拜尚書右丞侍御史陳政升乞除罷言
者並自內挑不由三省進擬右相嘗布力爭

不能得乞除黜純禮徐進曰政非所陳不過
防亂政引用親黨及罷黜不附己者耳言之
者允罪聞之者足以戒何用深責之也呂惠
卿告老徽宗以問執政執政請許之純禮
謂惠卿前二府位節鉞豈不存朝廷体貌
雖其人不足留所重者國體也罷知穎昌府
尋除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崇寧初落職
試少府監丞司南京徐州居住又謫授淨江
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移單州五年復在朝

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七十六
純粹字德孺以門功稍遷至贊善大夫為檢
正中書刑房公事以事出知滕縣遷提舉成
都府等路茶場擢陝西轉運使判官陞副使
進直龍圖閣為京東路轉運使知慶州特夏
人不庭純粹謂諸路策應舊制也自徐禧罷
策應若虜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隣
路拱手坐觀其不救者幸爾謂宜修明戰守
救援之法 朝廷是之元祐中除寶文閣待
制初 神宗問罪夏人取其安疆旋廬浮圖
朱膜四砦又取蘭州至是議分畫疆界趙高
在延州純粹在慶州以為得之無益於中國
純粹請以虜所陷官吏丁夫 朝廷而以所
劑之地給賜之于是還以四砦而夏人服是
時兄純仁以書與純粹論遣事云大輅與柴
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
中國與夷狄較勝負不唯不可勝兼亦不還
勝雖勝非也入為戶部侍郎出知延安府

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釁以純粹棄地為
非降直龍圖閣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時
方經畧西羌乃改純粹知鄧州河南府滑州
坐元祐黨落職謫均州居住徽宗即位起
知信州復以舊職帥延安又知永興軍尋以
言者落職知金州提舉鴻慶宮鄂州居住又
謫常州別駕鄂州安置會赦復領相久之以
觀文殿脩撰提舉太清宮復龍圖閣待制俄
致仕卒年七十餘純粹聰明下不能欺在京

東時會蘇軾自登州召還與軾同建募役之
議軾謂純粹粹講此事尤為精詳為帥端重有
体間課明功罪當息威兼用邊人畏服焉

東都事畧卷之六十

列傳四十三

陳從易字簡夫泉州晉江人也舉進士為綏
州團練推官再調彭州軍事判官王均反從
易攝州事有謀叛監兵欲從亂者從易推其
首斬之及緜漢均繼宿而均移書至州從易
即命焚之以安衆然亦戒其家僮聚薪堂後
曰吾力不足以守則死于此矣改著作佐郎
知郾武軍遷太常博士與脩歷代君臣事迹

遷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改主史館出知
虔州坐失舉送宰相寇準素惡之出知吉州
後為河南轉運使準貶道州或謂曰可報廬
陵之命及準至從易以故相禮待之言者為
慙徙知江陵府又知虔州入為左司郎中知
制誥與楊大雅同在西掖時謂之揚陳遷左
諫議大夫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年六
十六王欽若素善從易嘗謂人曰吾數日不
見簡夫輒思之不得及廢居睢陽親舊無敢
見者從易赴湖南往見之欽若曰無乃為君
累乎獨數日而去所著有泉山集二十卷中
書制藁五卷西清奏議五卷

楊大雅字子政杭州錢塘人也初名侃後避
真宗藩邸名而更之唐靖恭虞卿之後虞卿
孫承休唐天祐初為吳越策禮副使因家錢
塘大雅承休四世孫也舉進士真宗時召
試學士院又上書自薦乃直集賢院又歷外
官直集賢院者二十幾年不遷有出其後者

往致貴顯或笑其違世自守大雅歎曰吾
不學乎世而學乎聖人由是以此吾之所
有不敢以薦故人向嘗自獻于天子矣天
聖四年以左丞遷集賢殿脩撰與陳從易並
命知制誥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
士出知亳州卒年六十九所著有大院集五
十卷職林二十卷兩漢博聞十二卷

李燾字舜工聊城人也由進士第上兵制將
制書自湖州錄事參軍召為崇文校勘累遷

修起居注丁謂執政權傾天下燾未嘗往謂
或問其故燾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
望而恃權怙勢觀其所為必避朱崖吾不欲
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遷晉絳二
州還朝或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于天下諸
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
盍一往見之燾曰趨炎附熱者人眉睫何異
推輓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而遷之出知
均州卒年六十九子仲昌稍知名然銳于進

取嘗獻計脩六塔河無功自殿中丞謫英州
提舉參軍卒

燕肅字穆之青州人也少聰警舉進士為鳳
翔觀察推官知臨邛縣又知考城通判河南
府召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提點廣西
刑獄徙廣東知越州明州入為定王府記寶
參軍擢龍圖閣待制知審刑院先是天下疑
獄雖聽奏而州郡惧得罪不敢讞故冤獄常
多肅建諸路疑獄皆聽讞有不當者釋其罪

自是全活者衆判太常寺建議考正雅梁自
肅始改龍圖閣遷學士知潁州徙鄧州以禮
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肅多巧思以創物大
智聞天下常造指車記里教二車及歌器以
獻又作蓮花漏世服其精肅所至刻石以記
其法子度官至右諫議大夫

胥偃字安道潭州長沙人也少好學都聞見
其所為文而器之曰子異日必有名于天下
舉進士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稍遷太常丞

修起居注知制誥久之遷翰林學士知開封
府州之地震偃言至陰之盛所致也蓋臣者
君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今
朝廷政令不專于上而後宮外戚恩澤益蕃
此陽不勝陰之兆也加以夷狄間多內侮宜
選將練師以防侵軼之患其後元昊朝貢不
至復上疏以為即練之太暴非聖人謹于調
兵之意也謂宜遣一介之使問其不臣之狀
待其辭盡而後加誅焉則王師出為有名矣

西邊用兵士卒親屬留京師有犯法抵死者
仁宗不忍使就刑言者或欲置毒飲食衆令
得兵死偃以為不可力諫止之卒年五十七
始偃未仕時其家初有田數十頃偃既貴遂
以予族人初天下圭田無隄爭者稍衆偃請
隄水田以四月終陸田三月終因著為令嘗
與謝絳試中書吏大臣有私屬者偃不發視
其牘而焚之曰發而言之不亦傷刻薄乎
司馬池字和中陝州夏縣人也少好學推家

財數十萬與其諸父嘗奏名禮部將入試殿
廷一日心動不能寐曰告母素多疾能無恙
否及至內門徘徊不能入蓋母亡為友人所
匿也因語其友而友正告以間有疾池遂號
慟而歸後舉進士為永寧簿盛度守光州池
為光山今大內火詔諸州市竹木州期以
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轉市鄰郡非三日可
得度怒甚而光山為諸邑先池于民有信而
民不俟于催督也曹利用薦為群牧判官辭

不就 朝廷固授之其後利用貶其黨畏罪
多從而毀之獨池在朝明利用之枉除開封
府推官為中貴人所沮乃坐知耀州為利州
路轉運使知鳳翔府召知諫院表懇免 仁
宗曰人皆嗜進池獨嗜退何也加直史館復
知鳳翔有疑獄上讞大理輒復下搆屬皇恐
池曰畏吏者政事所恃乃獨承其罪有 詔
勿劾岐陽鎮延檢夜飲富民家所部卒執之
而俾為文約不敢復督士卒而後釋其縛池

捕首惡誅之。巡檢亦坐廢。為侍御史。知雜事。嘗言陝西用兵無宿將。劉平好自用。必誤大事。卒如其言。更三司副使。遂以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改同州。徙杭州。江鈞張從革為兩浙轉運使。惡池。摺摭其事。條奏之。降知魏州。池未譴。間吏有盜官銀。稱為鈞償私費。而從革之嫻犯稅陰遣人私請。或謂可以此報池。獨不較。人以為長者。徙晉州。卒。年六十三。子光位。宰相。自有傳。

孔道輔字原魯。初名還魯。孔子四十五世孫。舉進士為寧州推官。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郡將帥其屬往奠拜之。道輔封笥碎蛇首而去。一郡皆驚。知曲阜縣。天聖九年為右正言。上書請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御藥。惟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而利用悍強。末遜內外。憚之。從契丹虜互酌以大庖。曰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京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為生事。且開虜

學地日 仁宗問之曰契丹新為黑水所破
勢甚蹙平時漢使至名以言相侮臣志其益
慢中國故答以此言 仁宗然之除龍圖閣
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坐糾事失當出知鄆州
徙青州入判流內銓出知許州徙應天府除
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皇后郭氏輔廢道輔
率諫官御史仗閣請對 仁宗令至中書宰相
相告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大臣
當導君以堯舜而漢唐失德可為法邪夷簡

色沮明日請對不得入遂出知泰州徙徐州
兖州進給事中龍圖閣直學士復入為御史
中丞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故移
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于杖正多更赦而執
政又以為道輔為大臣地出知鄆州道輔性
鯁直遇事無所避再入臺就郭贇舊宅近太
廟而言者為出入傳呼則神不寧 詔令徙
宅道輔歎曰險人之言入矣既以士元事罷
憤惋而卒年五十四然天下莫不以直道許

之也子宗翰後自有傳

宗瀚字周翰始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復舉
進士宗翰氣貌渾厚奉親孝五珪在翰林舉
御史司馬先知諫院勅薦士皆以宗翰應
詔嘗為夔陝路轉運判官京東路提點刑獄
和斬密陝揚洪亮六州元祐初除司農少
卿遷鴻臚卿先聖之後襲公爵以奉祠事其
後就領官他州至有以爵為尉而廷參郡守
者宗翰以為言詔改衍聖公南奉聖公承

襲者即除寄祿官不煩他職給廟學田萬畝
賜監書置學宮以誨其子弟除刑部侍郎卒
年六十一

段少連字希還開封人也其女夢鳳集于家
庭而少連生舉服勅詞舉科知崇陽縣崇陽
祠邑自張詠後未有繼者少連治文仍出其
右當章獻皇后臨朝為御史臺推直官上
疏論威里思溫章獻怒請監連水軍酒稅
起為通判天雄軍右入為殿中侍御史郭

皇后廢少連與諫臺官伏閣不得對孔道輔
苑仲淹請出少連等止各罰金少連上疏曰
臣因義激心以職獲譴天容地載蒙聿何深
然理有所未伸情有所未達鬱悒之志不得
不盡陳之道輔仲淹與臣等議皇后不宜廢
是以羣臣請廢閣上疏而執政進說使臣等
不獲面對道輔仲淹出守外郡臣等蒙罰中
外皆以為非陛下之意特宰執假天威以
斷來者之說不報又上疏曰臣伏準戒諭自

今不得羣譖殿門請對且伏閣上疏三自有
故事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閣雪陸靜之枉崔
元亮叩殿陸理宋由錫之覽今陛下未忍
廢黜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為妃諫官御史
敢廢伏閣之事乎陛下深維道輔仲淹等
所言為阿黨乎為忠亮乎不執又上疏曰高
明粹清凝德無累天之道也然氣稜蔽翳晦
明偶差乃陰陽之珍爾象天德者君之辭也
治陰陽者臣之職也陛下秉一德臨萬方

有生之類莫不浸其德澤氣稜蔽翳偶差晦
明以累聖德蓋大臣重祿而不諫小臣畏罪
而不言臣獨何人敢負狂瞽誠以秉愛君
之心切痛陛下履仁聖之具美乏骨鯁之
良輔因成不忍之忿以稽不遠之復臣是以
漑肝胆披情素為陛下廓清氣稜蒙翳之累
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天下平詩
云刑于寡妻御于家邦若然則脩化者莫不
自內而刑外也去年十二月二府大臣晚出

民間喧傳皇后被譴而入道矣又傳降為妃
而離宮矣在外莫知其過失無不驚歎且皇
后有罪黜則告宗廟廢則為庶人安有陰行
臣下之議者乎且皇后有小過可降為妃則
臣僚之婦有小過亦當廢為妾乎臣等赴中
書時輔弼之臣備言皇后有妬忌之行始議
入道終降為妃兼六有上封昔恐皇后不利
于聖躬故脩高垣置在別館臣等備陳中
外之議請復皇后位號以安民心翌日詔

出乃云中宮有過特示舍容俾自循省供給
之間一切如故臣未當在別館為妃乎為后
乎詔書不言豈所取信皇后事陛下
紀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恣宸聽而臣
下循默無敢為陛下言者臣所謂氣稜蔽
翳以累聖聰豈震言哉蓋臣職有曠爾天皇
后動搖有大不可者二執政之臣獨不念之
內外臣僚以至戚里豈不萌覬覦之心欲進
其女以布選納或事寵愛以結內援挾陛下

下惑女色而亂紀綱紀綱一亂變故以生社
稷可得安乎斯大不可者一也陛下凡
事為萬世法苟有掖庭爭寵遂行廢后則何
以書史策而示子孫乎斯大不可者二也臣
願詔皇后歸宮復其位號杜絕非間待之
如初天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懽豈不美
哉陛下苟為邪臣所沮不行小臣之議臣
恐高宗王后之枉必見于他日宮闈不正之
亂未順于將來惟陛下察之不報改開封

府判官直集賢院生為兩浙淮南陝西轉運使駙馬都尉柴宗慶縱其下擾民少連即劾奏之入兼侍御史知雜事踰月為三司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廣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徙渭州卒年四十六少連質直自任遇事無大小決遣如流不為權勢所屈其卒也 仁宗甚歎息之

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也舉進士為楚州團練推官常知臨川縣通判眉州久之知泗州召拜監察御史遷侍御史禁中火有司請究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史堂言陛下宜責躬修德以應天變豈可歸咎宮人邪殆非所以畏天譴也 仁宗于是悉赦宥之郭皇后廢隨御史中丞孔道輔等極論不可又請對不許未幾出為江東轉運使徙河南兼發運使疾薦部吏二百人或謂曰一有謬舉且得罪何以多為堂曰按十得四五亦足以報國矣坐失按舉降知越州 有鑑湖溉田八十

頃前此為郡者聽民自佃既而多為豪右所
不便水利浸耗堂條上所不便奏復之徒蘇
州入為益缺副使安撫梓夔路拜天章閣待
制置發運使知洪州應天府又知杭州遷樞
密直學士知益州漢文翁石室在孔子廟中
堂周廣其舍為學宮選屬官與鄉老之賢者
以教諸生士人翕然稱之復知河中府又知
蘇杭二州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五堂
為人修潔遇事不少屈好學古文詞延譽後
進如不及尤嗜作詩云

彭乘字利建益州華陽人也舉進士授漢陽
軍判官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顧望鄉閭皆
有從官之樂乘獨悵然曰親老矣安敢捨晨
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侍養以
歸有薦其文行者召試除館閣校勘固辭還
家因寇準薦復召試為校勘遷秘書丞集賢
校理求便親侍知晉州舊制蜀人不許赴蜀
官特恩自乘始父卒既葬甘露降墓樹土人

以為孝感其後脩注闕中書擬人乘在選中
仁宗曰彭乘恬退之士也遂用之及召見諭
以見用之意乘對曰臣生孤遠蒙被近侍已
過分矣仁宗嘉之擢知制誥知開封府為
翰林學士卒年六十五乘重厚寡言性純孝
不喜生事家聚書萬卷多乘手自校正然其
為文少工也

趙師民字用翰青州臨淄人也九歲能為文
舉進士第復還鄉里不仕孫奭薦為覺州教

授遷國子監直講崇政殿說書又遷宗正丞
陝西用兵上治道十五事改天章閣待制同
知宗正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雄州民有盜
鉄禁者師民曰輒其利而羅之是罔民也一
切不問代還復判宗正卒年六十九師民經
行淳懿然舉止踈野其為文章清麗繁縟而
又詳練故事為士大夫所稱子彥若
彥若字元考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博覽善
記事元考年十八舉賢良方正召試中選射

策不入等知千乘縣用大臣薦為祕閣校勘
遷集賢校理通判淄州有縱火傷印者法當
死彥若曰在律犯罪親年九十無兼養聽讞
與太守解賓王議異遂獨劾奏得減死賓王
慙之因訟彥若不諧郡坐謫監單州酒稅踰
年還館稍遷知宗正丞宗廟薦新仲秋用
菘萌不經易以蒲白彥若曰蒲春始生可食
秋則過時不可以薦乃援引經傳改從春獻
除國史院編脩官脩起居注元豐中召試中

書舍人當草制而執政避家諱易其詞彥若
奏曰臣迹雖孤而志不可奪改右諫議大夫
坐侵越御史論事從祕書監哲宗即位為
龍圖閣待制知亳州移陳州召還提舉萬壽
觀兼侍讀遷兵部侍郎兼寶錄院脩撰推禮
部尚書拜翰林學士以子累罷為寶文閣學
士提舉萬壽觀紹聖初以彥若止脩神宗
實錄貶安遠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卒于貶
所年六十三後與元祐黨有文集五十卷

東都事畧卷之六十

東都事畧卷之六十一
列傳四十四

張元字公壽濮縣人也舉進士為廣安軍判
官常通判鎮戎軍元言元昊喜誅殺勢必難
制宜為邊備又論西北攻守之計既而契丹
聚兵幽涿間遂擢如可使知安肅軍元因言
靈主屢而歲歛方藉金帛之賜特懼中國見
代而為此所不決不敢動元昊及為涇原鄜
延路兵馬路轄徙并代都鈐轄是時夏人已

破豐州圍府州方解去也流瑜堡縱游騎擾
邊麟府閉壘不敢出元至命開門縱民出入
時雖有禁卒數千皆畏怯無鬪志乃募役卒
取敢戰者得數百人使擊賊有以首級獻者
元以錦袍衣之禁卒慙始請慙死元度其可
用命擊流瑜僅遂破之明年元築建寧砦處
夏人必至虎翼驍勇夏人所畏而方勝軍疲
夏人去之元使其兩軍旗幟夏人果出爭亟
趨萬勝而先犯之遂大潰斬首二千餘級不

踰月遂棄清塞百勝中徑建寧鎮州五者而
麟府之路始通元復奏以所通特一徑請更
增並邊詣柵以安河外議未下令契丹諭盟
德知瀛州遷臬州國練除引進使為并州副
總管夏人與契丹戰河外范仲淹宣撫河東
固築使元知代州就驕前議增築事不閱時
諸砦成蕃漳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卒萬人復
知瀛州元言城小而人衆請廣以東南為緩
急備夏諫為餘惡其不附已沮止其役然卒

城之如元議時契丹遣使饒求諸事沿邊
皆警每遣謀者厚以金帛元學惜元間處使
生有弟子行嘗入曰願屏人白事元慢罵久
之弟子行首曰稱白幾事也元為屏人問其
事乃曰公用賤如糞且何故元曰何與汝事
曰公所與非其人如我乃可與耳元復慢罵
久之弟子行者曰我非與公劇我之姊有女
甚姝麗為虜騎掠去今幸于虜主日夜居帳
中時想時事之今遣人有所市公善詰之虜

中情偽如指掌也元曰所示何物曰某大且
納罽須紫竹鞭公所執可與也及余所市物
非一元悉從之自是虜中動靜必告時邊城
多警每一桂拾所費不訾惟高陽獨否徒知
渭州領眉州防禦使轉運使奏元擅減三郡
部賜物估直遂奮防禦使久之復防禦使遷
客省使知懷州坐與鄰守會境上除曹州鈐
轄改秘書監未幾復客省使眉州防禦使為
徐州總管卒年六十三元輕才好施不拘小

節宴犒過侈雜市易猶不能給然軍政嚴整
所至有風力蕃漳多圖其像而祀之 仁宗
念其功特贈遂縣觀察使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以教蔭為將作
監主簿嘗知武功澠池縣通判鳳州王蒙正
為守蒙正 章獻后嫺家也所為不法嘗私
于世衡世衡不從乃誘土知謙者使訟世衡
而陰為之助世衡坐流竇州初知謙犯法當
徒下命會赦知謙乃出世衡曰汝欲倚赦我

豈赦耶即論如法知謙既為蒙正所誘世衡
遂坐責久之徙汝州監徐州酒遷太子中舍
簽判鄜州違築青間城以謂其左可致河東
粟其右可擇延安其池可圍銀事俱內殿崇
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頃又募賈貨以緡錢
使通貨賄青澗初無水隄井百五十尺其石
乃曰能屑石一畚者酬百錢居數日及泉民
苦之為鄜延路兵馬都監遷洛苑使知環
州蕃都有牛家族奴記渚岷疆未嘗出見郡

官開世衡之郡都詣朝任勞其族晨與之三
尺左右曰地險不及行世衡曰告乃結諸兄
以言先朝邗此其奴託大王曰前此未知
有官至此公乃不我疑耶卒其族拜馬前因
請內屬凡邊民有過則我之財四發二中者
釋其罪西徠疑而不決者亦因射中否而與
決之境內之民因多善射者臨邊數年積穀
通貨溉菴士卒得其死力遷東梁既使環慶
路兵馬鈐轄環慶之間屬若有明珠滅滅康

如三族最大撫之則驕不可制攻之則險不
可入常為原州患其北有三川通西夏三川
之間有古繼要日城范仲淹宣撫陝西命世
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城之世衡以錢募戰士
書板築旬日而成乃召三酋諭之以官築此
城為汝禦寇三族既出其不意又授路以絕
固而服從城既成而世衡卒年六十一世衡
所至有恩後聞出奇以濟幾事其在青澗也
嘗遣王嵩入賊境召與之飲謂曰虜若得汝

考掠求實汝不勝痛當以實告耶嵩曰誓死
不言世衡曰先試之乃縛于庭而掠之數百
嵩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王嵩者舉青澗僧
世衡察其可使誘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與
之白于帥府授以王班借職時元昊使其妻
之兄弟審令舅野旺榮及剛浪凌等將左右
廂兵最用事世衡使嵩齎書遺以棗及畫龜
欲其早歸以離間之旺榮知見侮嘯曰吾素
奇种將軍今河見女子見識度嵩別有書索

之嵩佯目左右既而答以無有旺榮乃封其
信上元昊鎖嵩囚于地牢一日召入一官守
聽事廣控皆番班易簿綠衣士童立其左右
嵩意元昊空室也少頃清中有人出詰責嵩
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譖且言曰始
將軍遣嵩遺旺榮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
死不及將軍事稍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
對及褫初表取書以入命嵩就館元昊于是
始疑旺榮乃釋嵩囚而使旺榮遺邊將書送

嵩還嵩既還而旺榮已報死矣世衡知謀行
因欲并間剛浪凌文欲致祭境上作文書于
版以予多述旺榮與剛浪委相結有意本
朝悼其番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虞其急
熟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氓虜人得之以獻元
昊剛浪凌無以自明亦得罷元昊既失二將
始賣為世衡所賣遂稱臣世衡又嘗以非罪
恕一蕃落將杖其背屬為之請莫能得其人
狀已即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洎得

其機事以歸方知世衡用為間也羗酋有蘇
息慕思者部落最强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
與慕思飲出侍姬以佐之既而世衡起入內
潛于隙中伺之慕思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
掩之慕思慙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
以遺之白是得其死力諸部有武者使慕思
討之無不克及卒羗酋臨者轟曰壽澗及環
人圖其像而祀之世衡八子話諤誼知名孫
師道師中自有傳

詒字大質少慕從祖救為人
不事科舉父世衡欲乞蔭
補官詒卒以推諸弟杜門
讀書時稱小隱君世衡卒
詒上其父及問羗首之功
朝廷贈世衡成州團練使
以詒為天興尉神宗即位
以太子中允兼書慶州判
官以近臣薦易西京左藏
庫副使涇原路都監知原
州羗人犯塞詒禦之遂城
熙寧砦于鎮戍之地又破
羗人于折姜會以功遷左
藏庫副使為兵馬鈐轄元
豐中王師西伐詒知鎮戎
軍

熙河施師兵十萬道境上
須芻糧僚佐以他路為言
諸曰王師也遽命餉之以
西上閣門使知鄜州告老
提舉上清太平宮卒年七十
詒為人明遠樂苦宗族初
為弟諤取綏州以擅興兵
繫獄詒乞納官贖罪世衡
嘗以汝陽田二十頃遺其
友人張問之既顯達復歸
其田詒固辭不受士論兵
之問元祐中為給事中

諤字子正以父世衡蔭補三班奉職易文資稍

遷國子博士以名將子弗智可任改左藏庫
副使廊延路都監知青澗城銀夏監軍司牙
吏史屈子託言嵬名山來報內附諤即上聞
不俟報募可使者間道通蟻書于嵬名山與
屈子定計頷所部期日會于銀州諤起所部
蕃漳兵會于懷遠砦移折繼世赴銀夏應接
長驅入綏州夜度大理水駐師離思曲厥明
屈子及諸酋長三百戶萬五千口四萬五千
勝兵萬孳畜十二萬五千遂築綏州城言者

夷論諤擅與生事下夷貶秩四等安置隨州
命韓琦廢綏州琦請因而留之乃以爲綏德
城韓絳宣撫陝西召諤與計事除廊延路都
監知青澗城遷皇城副使爲鈐轄折繼世者
議修囉兀城絳命諤節制隣府委以使置招
納築囉兀二十九日而成分兵守之諤還軍
綏德夏人急攻囉兀會慶州軍叛詔罷西
師棄囉兀城諤晉復州團練副使安置潭州
再貶賀州別駕移單州又移華州閣三歲韓

絳詒諤前功復禮賓副使知州岷薰遭將軍
章聚兵于北岷諤以輕兵襲擊于歿城加引
進副使李憲措置熙河邊事不兵為七軍諤
將左軍自岷州出塞收洮州遷東上閣門使
之州刺史移知涇州徙廊延路副都總管諤
上言秉常為其母梁氏所困兵事尚神可急
因朱路九將兵累糧掠其巢穴諤入對大言
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選請持臂而來耳
神宗伏之乃以諤為廊延路經畧安撫副使

諸將之聽諤節制軍次綏德城遣諸將出塞
朝廷罪諤輕出命還師延安令聽王中正節
制夏人聚兵于夏州諤自綏德城出塞至米
脂城夏人堅守三日未下賊以八萬來接諤
大取之捷書聞神宗大喜遣使撫諭曰昨
以卿急于滅賊恐或妄進為一方憂欲俾王
中正節制進正今乃能功先諸恣朕甚嘉之
自今可不受中正節制諤以千人守米脂進
銀石憂州盡橫山之地不見虜會詔班師乃

還遷鳳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廟都指揮使諤
言賊巢雖未覆滅若據有橫山則與靈將無
所恃以為食河南之地可不戰自屈遣子押
上其策會 朝廷復欲進城橫山遣徐禧李
鱗舉至廊延計議邊事諤入對言曰橫山亘
窠千里沃壤寶務人物勁悍善戰多馬且有
堅鉄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尋皆據險隘
足以守禦與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于
烏延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

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監州以據西地之利
如此則橫山強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
其勢居高俯視輿靈可以直覆巢穴又其次
脩折姜令少盡橫山之地會禧先至延州奏
乞趨諤在道禧已與沈括定議進退諤城山
界多與諤始謀異沈奏留諤居守延州言者
論諤前者進兵出塞不由西路保安直趨與
靈而迂路出綏德老師費糧降文州刺史始
諤本意身任統帥謂成功在已而為禧格所

外既馬賊圍永樂諤以守延為名據城觀望
永樂遂陷神宗就除諤知延州卒年五十
七諤殘忍好殺七卒有犯者五而劈之虜亦
畏其敢戰故數有功自熙寧初諤者興邊事
再討西夏知諤始謀卒致永樂之敗六子朴
為將亦有聲以功遷至里城使知洮州蕃賊
叛朴提援兵素隊以往賊出不意血戰良久
賊益兵朴戰已

諤字壽翁個儻有氣節少力學舉進士于六

經百氏畧通其意熙寧初兄詒召對因問其
世家以諤為三班奉職從高遵裕收伏洮岷
疊宕遷左班殿直山後羌叛諤率兵討平之
遷內殿崇班久之為熙河路第七部將諸道
進兵討靈武以諤副左軍師還遷西京左藏
庫副使明年奉使青唐遣鬼章侯諤境
上鬼章取道回遠欲以地廣夸使者諤習知
山川因語之曰尔跳梁潑諦間謂我不知尔
國遠近耶命趣便道鬼章慙怒以兵脅之諤

辭氣不動卒從便道與俱使還為熙河路兵
馬都監元祐初知岷州鬼章青宜結久為熙
河邊患遂舍從為寇誼破三偉鬼章青宜結
以獻遷西上閣門使徙知廊州夏人將犯延
安帥趙高以誼統制諸將賊聞誼至皆潰廊
延人謂得誼勝強兵二十萬為熙河蘭岷路
鈐轄知蘭州蘭與通遠皆絕塞中間堡部不
相接質孤麻子川曰美宜稼皆棄不耕誼請
城納通堡李諾大柳平結珠龍振其要害募

民耕植以省饋遂攻是城李諾平凡二十四
日而戍賜名定遠遷東上閣門使明年進保
州團練使紹聖初再知蘭州卒年五十五誼
軍法嚴肅令一下雖死不敢避遇敵度不可
勝不出一輒取勝為政務先去惡雖戎馬間
所至興學祀儒士所得任子恩先及其兄弟
之子云
臣稱曰用兵非戰勝克復之難而養民勞來
安集之難譬之疾病之人以藥石攻病人

能之至于節起居飲食愛護元氣使根本牢固精神強明則數多不能故用兵如用藥養民如養元氣世衡繼世為將號有智謀所謂能明藥而攻病者至于愛護元氣以圖養民之方豈能盡知之哉

劉滄字子濬保州保塞人也父文質連州刺史文質十六子渙滄有聞渙字仲章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監并州念天聖中章獻明肅皇后同聽政渙謂天子年加長乃慨然

上書請太后還政章獻震怒議黜面配

白州呂夷簡薛奎力救之得免章獻崩擢

渙為右正言郭后廢復與孔道輔范仲淹等

伏閣請對坐贈金以累出為通判磁州徙知

遼州元昊入寇渙誓以死捍遼加直史館元

昊納降以功遷陝西轉運使積官至上部郎

中知滄州換吉州刺史知保州徙登州遷單

州團練使知冀州為秦鳳路總官擊羗有功

遷憲州防禦史累加鎮寧軍節度使知澶州以

工部尚書致仕渙有才氣遇事敢為銳于進
取及致仕久頗悔恨卒年八十一滄頗知書
傳深沉寡言有智畧少以父任為三班奉職
稍遷右侍禁韓琦范仲淹歲其材武擢閣門
祇候當為九亭砦監押推請邊砦破穆寧生
氏西而去畧陽二石里中有城白水洛川地
平土沃有水銀、銅之形環城族帳多聚彊
民之逋逃者自曹瑋在秦州時嘗經營父道
不能得滄密使說其城主鐸斯那令內附會

四路招討使鄭戩行邊飛遠為鐸斯那及戎
落尊局來獻結公水咨羅露甘地左寇帶為
屬戶戩許之因令伉以兵你受地既而氏情
中變滄深入無疑獨以千人擊潰洛兵數萬
其首請服國畫驅隸麾下通秦渭路遷內殿
崇班戩以牙兵遣著作佐郎董士廉助築涇
原帥尹洙棺全付獄戩雖已罷四路而論奏
不已朝廷遣使往視之乃從以扈証役而
任以城事既成猶坐違帥臣命降一官頃之

又以為鎮戎軍西路巡檢復內殿崇班首發
厲卒水路居人留葬而立廟城隅四時祭祀
之

東都事畧卷之六十一

東都事畧卷之六十二

列傳四十五

王德用字元輔超之子也超有傳始超為懷
州防禦使補德用為于內都指揮使超率兵
六萬伐李繼遷出綏夏德用時年十七從為
先鋒破賊于鉄門關進師烏白池他時失道
超不進德用以精兵五千轉戰三日賊遂部
乃領衆要其歸路距夏州五十里下令曰敢
亂行者斬一軍皆肅然超亦為之按轡繼遷

引避之以功授內殿崇班德用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靈侯捧日左宿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仁宗即位改博州知廣信軍徙冀州稍官至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德用曰補吏軍政也吏敢挾詔書以于吾軍執不與章獻固命與之德用固不與章獻崩有司請衛士坐中者德用以為故事無有為太后喪坐中

又不奉詔明道二年拜僉書樞密院事遂為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瑄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宣徽南院使寶元二年罷為武寧軍節度使初翰林學士蘇紳嘗跡德用宅枕乾岡貌類藝祖者既而御史中丞孔道輔又以紳之言劾奏之降左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德用跡言宅枕乾岡陛下所賜貌類藝祖父母所生既貶黜士皆為之懼德用舉止言色如平日惟不接賓

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
德用曰此害公者也德用愀然曰孔公以職
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臣一直臣于是
言者甚愧復保淨軍審後知青州未行而契
丹聚兵境上乃拜德用保淨軍節度使知瀋
州契丹使其臣劉六將來聘德用迓之六將
曰比歲大熟非仁政所及耶德用曰明天子
在上豐年乃其常爾時契丹未求閩南故地
詔德用會議二府德用入奏言臣愚無狀若

陛下假臣二十萬兵得先士卒以當匈奴臣
不勝大任仁宗不許德用曰陛下即不
忍勞民姑以金繒啗之以全舊好卒如其言
復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徙判宜州又徙陳
孟二州召還復判相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澶州徙鄭州封祈國公還為會靈觀使
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改鎮集嚴封莫國公
以太子太師致仕復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
同平章事判鄭州皇祐六年拜樞密使徙封

當是時 仁宗以富弼為宰相是歲契丹使
者來德用與之射使者曰 天子以公典樞
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 仁宗聞之賜德
用去一矢五十嘉祐元年復請老為景靈宮
使徙鎮忠武卒年七十八贈太尉中書令謚
曰武恭德用善射軍政明而士心附所至有
威名居家約易不事娛燕祿賜多周施諸族
云

夏守贇字子美并州榆次人也父遇以軍校

死王事守贇幼孤 真宗在襄鄆憐之及即

位授右侍禁遷侯奉官 真宗幸大名康保

裔與賊戰沒其部下畏誅誣其降賊令守武

往察之乃變服入軍中得其實蓋保裔送客

卒與虜遇援兵不至而死 真宗因恤其家

守贇事 真宗官至保信軍昭後 仁宗即

位歷步軍馬軍殿前都指揮使拜達武軍節

度使歷鎮 東保大定國鎮海召拜同知樞

密院事劉平石元孫敗內侍黃德和誣告平

等降賊守贇力辦其杜引康保裔事以為質
既而德和果以辨詐服罪未幾自請討賊遂
換宣徽南院使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守贇
性怯寡謀士卒不附乃駐軍河中又屯鄜州
朝廷以其子隨為招討副使而以守贇知樞
密院事道卒守贇馬罷除天平軍節度使判
澶州以疾徙相州明年判瀛州卒年六十六
贈太尉謚曰忠僖子隨

隨字君止始以父任補殿直累遷邠州團練

使進秦州防禦使元昊反為鄜延路總官元
昊為書及錦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李士
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隨獨
曰此行行間耳乃召與飲厚撫而遺之士彬
感泣而去守贇莅石府除耀州觀察使知亳
州又知河中府為陝西沿邊招討副使時隨
已病或勸須疾愈乃行隨曰邊事方急而可
以疾辭去次陝州而卒年四十三贈昭信軍
節度使謚曰莊恪

郭承祐開封人也娶華王元偁女授供奉官
稱遷至衛州防禦使知澶州入為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真定府定縣等路副都總管諫
官歐陽脩余靖言其非才改知相州明年為
相州觀察使步軍都指揮使出為澶州都總
管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除宣徽
南院使出判應天府徙亳州諫官御史劾奏
承祐在應天擅留上供未及擬翰林所用器
出入狂僭落宣徽使徙知許州轉運使蘇舜

元薦其有將帥材其政如龔黃仁宗謂大
臣曰承祐庸人而外臺薦之如此何所取信
哉改知鄭州未行卒年五十九贈太尉謚曰
密承祐性驕侈狡獪所至多與作為煩擾又
好言事指切人過失時謂之武諫官云
許懷德開封祥符人也其父均仕至磁州團
練使懷德長六尺餘少以父任為東西班殿
傳累遷殿前副指揮使寶元初陝西用兵懷
德為廊延路副總管賊以三萬騎圍采樂砦

懷德止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之已而賊有
出陣前據鞍慢罵者懷德引弓射之應弦而
斃未幾賊攻延州懷德領兵問道出其不意
左右奮擊賊遂解去遷鳳州團練使以賊破
塞門砦不赴援降寧州刺史除龍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累遷武信軍福後殿前副都指揮
使拜寧遠軍節度使坐冒認從妹別產失知
亳州徙徐州復為殿前都指揮使歷鎮保寧
建雄懷德宿衛十四年數以老乞身復自言

臣年至矣不爾為御史所彈不得善罷仁
宗不許懷德雖老習軍旅之事然戰功所可
見者一二特以遭時承平故安生以保寵祿
故事節度使移鎮加息皆再哀辭懷德既加
息又移鎮共為表謝翰林學士歐陽修以為
慢朝廷詔以脩章示懷德懷德惟悚息謝
罷而終不復進表仁宗亦不加責也卒年
八十四贈侍中謚曰榮敬

狄青字漢臣涿州西河人也家世為農青年

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鉄羅漢者鬪于水濱至溺殺之保伍方縛素青適餉回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青，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青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人咸異之初為騎馬小底後隸拱聖敵嘗為先鋒前後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每戰飾以銅面具敵人望之如神嘗破金湯城畧省州屠囉咩歲毛奴

尚羅等族燔積聚數萬收族帳二千二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槁子谷築長安保砦以功遷至秦州刺史涇原路總官 仁宗聞其在陝西數戰勝欲召見問其方畧會虜寇平原仁宗命圖形以進及元昊稱臣西部休兵入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益州團練使歷步軍殿前都虞侯眉州防禦使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拜彰德軍節度使知延州皇祐四年擢樞密副使廣源州蠻儂智高反智高蠻商

之子其母阿儂左江武勒之族轉至交趾適
儂猶州知州儂全福無子全福為夷跡所虜
阿儂改適蠻商生智高長遂殺其父阿儂又
為特磨道儂夏卿之妻智高聚兵入寇初陷
邕州遂僭稱南天國號仁惠皇帝稱其母阿
儂為皇太后建元啓曆阿儂凶悍有謀者小
兒內間以具庖食智高用其計遂自邕收橫
貴贛封藤格端康州所至驅劫軍民衆至數
萬乃進圍廣州朝廷以孫沔余靖為安撫

使久未奏功仁宗以南方為憂青慨然請
行且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若得蕃
落騎兵數百益以禁卒當羈賊首至闕下
仁宗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
北經制廣南盜賊事青至合沔靖之兵自桂
林次賓州召廣西鈐轄陳曉按其遇賊不戰
之罪并殺直索用等三十一人悉誅之軍士
震恐遂下令止具十日糧明日絕崑崙關出
歸仁鋪先布陣成列而賊以覘者之誤來獨

後遂失險乃悉衆道戰前鋒孫節戰死山下
而賊勢方銳青躬執白旗麾騎兵出其不意
賊衆大潰斬首二千二百級獲偽官五十七
人智高夜縱火焚城而遁詰朝青入按城中
獲金帛距萬牛馬數千築京觀城之北隅招
復俘脅者七千二百使還其家初所獲有衣
績金龍者衆謂為智高青曰安知其非詐耶
吾寧失智高朝廷不可誣也智高既遁奔
大理國其母阿儂潛歸特磨道依其本儂夏

卿收殘衆得三千餘人復將入寇有石鑑者
世居邕州謀知其動息遣叻丁八特磨道掩
襲擒阿儂及智高一弟二子並檻道京師阿
儂年六十朝廷始欲存之以俟智高之降
及智高已為大理國所殺故悉討戮都市青
還朝復為樞密副使遂拜樞密使在樞府
四年言者謂青家數有光怪以護國軍節度
使同平章事知陳州未幾而卒年五十贈中
書令謚曰武襄青為人恭密寡言其計事必

審中撓會而後發行師且部位明功罪雖敵
在前士卒無敢後先者故所向有功韓琦范
仲淹特器遇之又與尹洙善嘗從洙議兵洙
以謂有古良將材後洙以貶死青還知已常
周恤其家熙寧元年仁宗思青勲烈自為
文遣使祭之

臣稱曰為將之道有三曰智曰威曰權夫智
與威係乎將之所能而權者出乎君之所任
有所能之威智而無所任之權則智不足以

使人而威不足以服衆又何足以任天下之
事者哉蓋有智矣必俟乎權可以施其智有
威矣亦必俟乎權可以奮其威觀狄青之討
智高也可謂能施其智而奮其威以取勝于
當世者矣然青之所以能名是者由仁宗
專任而責成之也是得君之權者也况使不
得君之權以便其事則安可以有功烏乎為
將時而具三者則可以為名將矣
張攷開封人也初名茂實字濟叔避英宗

藩邸名改馬父景以宦者事 真宗攷以父
任為三班奉職 仁宗為皇太子以攷給事
春坊轉殿直 仁宗即位為閣門祇候累遷
供稱庫副使領恩州團練使真定路鈐轄知
莫貝瀛三州轉運使張置之秦罷冀貝驍捷
軍士上閔銀鞵錢事下攷議攷言此乃界河
策先鋒者緩急以為先登不可絕其常賜
朝廷亦以為然 昱之猶執不已遂奏罷保州
雲翼銀鞵錢而軍人皆怨殺官吏據城以反

慶曆中復知貝州 渝年 朝廷以富弼使北
而攷副之卒復旧好而還以勞遷西上閣門
使知瀛州拜單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
揮使并代總管自兵興河東用缺錢鑄者其
法弊壞乃更三當一軍中所用不足相率叩
府閉門不納幾亂矣攷獨策馬從數卒往喻
之皆散去遷濟州防禦使又遷桂州觀察使
為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遷昭信軍留後馬
軍國都指揮使召還可叩攷馬首為不順語

執以間事下有司叩馬者實病心事既明積
以言者故罷兵柄降寧遠軍節度使出知潞
州移知陳州復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從鎮集
慶又坐貶易公使而所使率殺人罷知曹州
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曰勤惠

郭達字仲通本邢州人也父斌從家于雒達
少以父任為殿侍隸范仲淹麾下善騎射侗
儻有氣節遷右侍禁為真定府監神保州雲
翼軍亂擁兵馬都監韋貴據城叛兵馬監押

侍其臻為賊所陷李臨亮討之不能下因遣
達之故與臻同事仲淹往其城下取紫佩囊
示之臻曰是非昔事范公物耶臻與貴即再
拜曰願君登城相見達登城徑入開諭禍福
既而臻貴悔欲害達衆蔽之得免臻貴自到
衆遂降以功遷閤門祗候知鎮武軍秦鳳路
通右謂州達受詔赴援三戰三勝遂拔其
城副吳奎使契丹會虜土受尊號達與奎入
覲使還黜為汾州都監五谿蠻彭仕義叛以

達知澧州大破仕義于桃花洲遷禮賓使知
郡州武岡蠻反達討平之知廣信軍遷六宅
使累遷容州觀察使仁宗山陵以達掌宿
衛遷殿都虞侯出為涇原路副都總管遂拜
同僉書樞密院事未幾以僉書出為陝西宣
撫使仁宗即位遷靖難軍都督後除宣徽南
院使判鄆州至鄆七月徙帥延州時種諤誘
夏國首領嵬名山降遂取綏州朝廷以諤
擅興兵生事欲棄之達謂棄綏州則云弱于
夷狄矣諤祚死夏人來請綏州達言不可許
未幾夏人以重兵寇邊達使人諭之即遁去
改雄武軍田後夏人襲慶州達遣將破之于
金湯韓絳宣撫陝西用和諤言將取橫山達
曰諤狂士也朝廷以世家用之過矣他日
敗國事必此人也于是與絳議不一絳奏達
沮軍召還朝慶州兵亂關中騷然乃命達知
永興軍至則徹守備而人情乃安徙知秦州
王韶開熙河達案其不法遂徙知渭州朝

廷遣蔡確鞠之謂達誣罔落宣徽使潞州未
究知太原府復宣徽使交趾李乾德陷邕廩
州詔達討之神宗問所以平交趾者達
曰兵淮陰度願馳至邕管上方畧遂復邕州
師進次富良江又破之獲賊將洪真太子青
于是乾德降而達以重兵壓富良江與夏人
止一水之隔達逗遛不進坐譴左衛將軍西
京安置復左屯衛大將軍致仕起知潞州未
幾復廣州觀察使知河中府請老拜左衛上
將軍卒年六十七贈雄武軍節度使

東都事畧卷之六十二

東坡志林

卷五

三

三



